

餘錄

與新民叢報論所譯原富書壬寅三月

新民執事。承贈寄所刊叢報三期。首尾循誦。風生潮長。爲亞洲二十世紀文明運會之先聲。而辭意懇惻。於祖國若孝子事親。不忘幾諫。尤徵游學以來。進德之猛。曙曦東望。延跂何窮。三編所載。皆極有關係文字。而鄙誠所尤愛者。則第一期之新史學。第二期之論保教。第三期之論中國學術變遷。凡此皆非囿習拘虛者所能道其單詞片義者也。大報嘗謂學理邃曠。宜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誠哉其爲流暢銳達也。編中屢舉疇昔鄙言。又紹介新著。於拙譯原富之前二編。許其精善。凡此已悉出於非望矣。至乃謂於中學西學。皆第一流人物。則不徒增受者之慙顏。亦將羞神州當世賢豪。而大爲執事知言之詬。僕於西學。特爲於衆人不爲之時。而以是竊一日之長耳。屬者。聖上廣厲學官。欲采中西之學術。於一鑪而冶之。則十年以往。才賢輩出。而置不佞於前魚之列可知也。抑且無俟遠跂。即執事同社諸賢。親朋揮手以來。其藝能之愈富者何限。

據現在以逆將來。是譏譏者之不足以云。又可決也。若夫僕中學之淺深。尤爲朋友所共見。非爲謙也。道不兩隆。有所棄者而後有取。加以晚學無師。於聖經賢傳。所謂宮室之富。百官之美。皆未得其門而入之。其所勞苦而僅得者。徒文辭耳。而又不知所以變化。此所以聞執事結習之譏評。不徒不以爲忤。而轉以之欣欣也。竊以謂文辭者。載理想之羽翼。而以達情感之音聲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載以粗獷之詞。而情之正者。不可達以鄙倍之氣。中國文之美者。莫若司馬遷韓愈。而遷之言曰。其志潔者。其稱物芳。愈之言曰。文無難易。惟其是。僕之於文。非務淵雅也。務其是耳。且執事既知文體變化。與時代之文明程度爲比例矣。而其論中國學術也。又謂戰國隋唐爲達於全盛。而放大光明之世矣。則宜用之文體。舍二代其又誰屬焉。且文界復何革命之與有。持歐洲輓近世之文章。以與其古者較。其所進者在理想耳。在學術耳。其情感之高妙。且不能比肩乎古人。至於律令體制。直謂之無幾微之異可也。若夫繙譯之文體。其在中國。則誠有異於古所云者矣。佛氏之書是已。然必先爲之律令名義。而後可以喻人。設今之譯人。未爲律令名義。闖然循西文之法而爲之。讀其書者。乃悉解乎。殆不然矣。若徒爲

近俗之辭。以取便市井鄉僻之不學。此於文界。乃所謂陵遲。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從事者。學理邃曠之書也。非以餉學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使其目未覩中國之古書。而欲稗販吾譯者。此其過在讀者。而譯者不任受責也。夫著譯之業。何一非以播文明思想於國民。第其爲之也。功候有深淺。境地有等差。不可混而一之也。慕藏山不朽之名譽。所不必也。苟然爲之。言厯意織。使其文之行於時。若蟬游日暮之已化。此報館之文章。亦大雅之所諱也。故曰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同於庸夫之聽。非不欲其喻諸人人也。勢不可耳。台教所見。嬰之兩事。其本書對照表。友人嘉興張氏。旣任其勞。若叙述派別源流。此在本學。又爲專科。功鉅緒紛。非別爲一書。不能晰也。今之所爲。僅及斯密氏之本傳。又爲譯例。言數十條。發其旨趣。是編卒業。及一歲矣。所以遲遲未出者。緣譯稿散在友人。遭亂舐滯。而旣集校勘。又需時日。幸今以次就緒。四五月間。當以問世。其自任更譯最後一書。此誠欽欽刻未去抱。第先爲友人約譯穆勒名學。勢當先了此書。乃克徐及。不佞生於震旦。當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會。目擊同種阡危。剝新換故。若巨蛇之蛻

蚘。生物家言而末由一藉手。其所以報答四恩。對駁三世。以自了國民之天責者。區區在此。密勿勤劬。死而後已。惟愛我者靜以俟之可耳。旅居珍重。惟照察不宣。嚴復頓首。

再者計學之名。乃從 Economics 字祖義著想。猶名學之名。從 Logos 字祖義著想。此科最新之作。多稱 Economics 而刪 Political 字面。又見中國古有計相計偕。以及通行之國計家計生計諸名詞。竊以謂欲立一名。其深濶與原名相副者。舍計莫從。正名定義之事。非親治其學。通澈首尾者。其甘苦必末由共知。乍見其名。未有不指爲不通者也。計學之理。如日用飲食。不可暫離。而其成專科之學。則當二百年而已。故其理雖中國所舊有。而其學則中國所本無。無庸諱也。若謂中國開化數千年。於人生必需之學。古籍當有專名。則吾恐無專名者不止計學。名理最重最常用之字。若因果若體用若能所權實。皆自佛教東漸而後拈出。而至今政治家最要之字。如 Rights。如 Obligation。問古籍中何字足與脗合乎。學者試執筆譯數十卷書。而後識正名定義。恆心貫當之不易也。即如執事。今易平準之名。然平準決不足以當此學。蓋平準者。乃西京一令。因以名官職。歛賤糶貴。猶均輸常平諸政制。計學之書。所

論者果在此乎。殆不然矣。故吾重思之。以爲此學名義。苟欲適俗。則莫若徑用理財。若患義界不清。必求雅馴。而用之處。無扞格者。則僕計學之名。似尙有一日之長。要之後來人當自知所去取耳。

刑部主事吳保初呈政務處代奏籲請歸政摺

爲籲請歸政以安人心而延國命敬懇代 奏仰祈 聖鑒事。竊維庚子之亂。爲我中國四千年未有之奇禍。賠款至四百五十兆兩。九廟震驚。生靈塗炭。乘輿播越。宗社幾危。當 皇太后 皇上倉猝西幸之時。又安知復有今日也。創鉅痛深。國勢岌岌。已早在我 皇太后 皇上聖明洞鑒之中。然小臣猶有不能已於言者。敬爲我 皇太后 皇上披瀝陳之。溯自戊戌 訓政以來。母慈 子孝。天下共知。然當時外間猶有幽禁廢立之謠。邇來事勢益急。列強眈眈。不可終日。臣亦知今後 朝廷慎固邦交。斷不致再有庚子之事。然而民智未開。教養未得其道。 朝廷雖 明諭疊頒。力行新政。竊窺諸臣所爲。除搜括外無新猷。是上以誠求。而下以僞應。又豈 朝廷所及料耶。況今大難初平。元氣凋喪。西北之族。旣飽於虎狼。東南之民。又淪於

魚鼈。若再任聽諸臣恣情敲撲。誠恐一日內訌遽作。外患乘之。消息甚微。所關極大。皇太后不爲天下萬世計。獨不爲宗社及一身計乎。小臣追維前歲之亂。痛定思痛。猶賴我皇太后從善如流。誅竄禍首。宸衷獨斷。反危爲安耳。夫當禍亂交作之時。外人猶未遽分我土地。國內人心猶未遽離者。以有我皇上在也。我皇上仁孝英明。中外愛戴。歷有年所。徒以聖躬不豫。皇太后出而訓政。於是謬妄之徒。意存窺測。奸宗則覬覦神器。儉人則遷怒鄰交。釁起忽微。禍延全國。在皇太后初意。本欲調護聖躬。不意遽致此變。此皆日月之過。傳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改也。人皆仰之。不其然乎。我皇上罪已之詔屢下。善則歸親。過則歸已。天下讀之。莫不感動涕泣。皇太后今日亦可以默亮我皇上至孝至順之心矣。又伏讀累次慈諭。旣曰母子一心。足見宮廷之間。毫無隔閡。自宜及時歸政。以安天下之人心。回列強之觀聽。况我皇上春秋鼎盛。聖躬久報大安。皇太后時值倦勤。萬機親理。宵衣旰食。舍逸就勞。推皇上孝養之心。必不能安。猶記同治初年。華洋倣擾。禍及京津。宗祀之危。有如果卵。賴皇太后知人善任。克集大勳。中興之隆。振古

無比。及穆宗毅皇帝既離保傅。撤簾歸政。成功不居。我皇上冲齡踐祚。皇太后保護提撕。已非一日。今者事勢雖殊。而憂勞猶昔。豈宜復殫睿慮。踞腊自安。加之變馭初廻。長途况瘁。亦宜安居深宮。藉資頤養。萬壽山之風景依然。頤和園之花鳥無恙。湖山鐘鼓。暮景堪娛。如此播之九州。傳諸史冊。孰不引爲美談。皇太后試一詢之廷臣。若猶以此事爲可緩者。必其私心未化。自便已圖。非我列聖之臣子也。臣愚以爲今當廻鑾伊始。重奠邦基。亟宜先舉歸政大典。然後敷設新政。中興之功。庶幾可待。我皇上柔順文明。必能先意承志。曲體親心。斷不致有負慈恩。致爲盛德之累。竊願皇太后宸衷獨斷。毅然行之。臣竊思庚子之變。皇上盛德。實爲薄海內外人心所歸嚮。故大學士李鴻章奉命議和。得以和平了結。今者重臣既喪。專對無人。南省諸藩。自顧不給。萬一再有變端。孰能收拾。平陽之痛。五國之悲。恐必有劇於前日者。夫歸政則福祚如此。不歸政則危禍如彼。臣雖至愚。亦知我皇太后必不舍安榮而就危辱。總之親政鉅典。一日不行。則外間浮言。一日難靖。卽邦本一日不安。而昧於時勢。妄事揣測之臣工。猶有以廣立儲爲請者。莠言熒惑。臣竊憂之。方今

聖明在上。左右維賢。匡直輔翼之大計。豈必待疎迷卑賤之小臣。惟大臣隱忍而不
言。斯小臣不得不冒死以抗 奏。抑臣聞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又聞狂夫之言。聖
人擇焉。况臣世受 國恩。臣之休戚。實與我 國家安危共之者乎。但使臣言有萬一
之可行。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不勝激切之情。謹恭摺以 聞。伏乞 皇太后 皇上
聖鑒。謹請代 奏。

女士張竹君傳

佛蘭西人之嘗言曰。Le mensonge est un tres vilrin difaut 任公曰。凡欲贊一人。不可
着過度語。蓋鋪揚太過。則人將并其真者而亦不信也。予爲此傳。乃記張竹君屢次
演說之辭。予所親聞者。及竹君親知之所爲予稱述者。無一句虛飾語。竹君者。誠中
國之女豪傑。不可不記錄其言論行事。以喚起中國二萬萬睡死腐敗婦女之柔魂
也。壬寅二月八日馬貴公記于橫濱

張竹君者。中國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人。故爲世家。竹君生數歲而患腦筋病。半身覺麻
木不仁。其家則送之於其城之博濟醫院。囑美利堅醫士嘉約翰醫之。漸愈。時竹君年

雖幼穉。已能覺西醫之精妙。絕勝中國疲癯老腐之所謂醫生者。乃發願留博濟醫局學醫。既十三年。而盡通西國內外科之學。得執照焉。竹君既學醫成。則自籌資建南福醫院於廣州之河南。施醫藥。救貧窮。收女弟子十餘人。自教之。醫學外。并及普通格致學。每講學時。未嘗不痛惜撫膺。指論時事。慷慨國艱也。自耶穌教入中國以來。無中國婦人登講臺講福音者。有之。自竹君始。予以辛丑秋。羈廣州。聞竹君賢。往見之。竹君輒縱言中國男女隔絕之害。及自己辦事之方針及歷途。予大奇之。乃遍述之於同志。自時厥後。每禮拜竹君講演之期。聽者嘗增數十人矣。竹君雖信耶穌。然絕不談創世記默示錄諸等荒誕無據之語。其所提倡者。天父一尊。衆生平等。愛敵如友。君爲民役。諸最精之論而已。耶穌書之尤悖實理者。竹君輒駁正之。其言曰。保羅謂女子不當施教。此謬論。男女平權。豈有女子不可施教之理。耶穌謂人不當謀衣食。如雀鳥然。彼未嘗求食。而上帝自有以養之。此亦不然。今日列強膨脹。學戰極烈。稍自懈怠。即難自存。固當各求實學。立己立人。豈有人不謀食之理。國者人所合成。故人人當自盡其箇人之義務。若如是言。乃教人情也。人豈雀鳥之比乎。且今日在中國之所謂牧師者。皆猶中國之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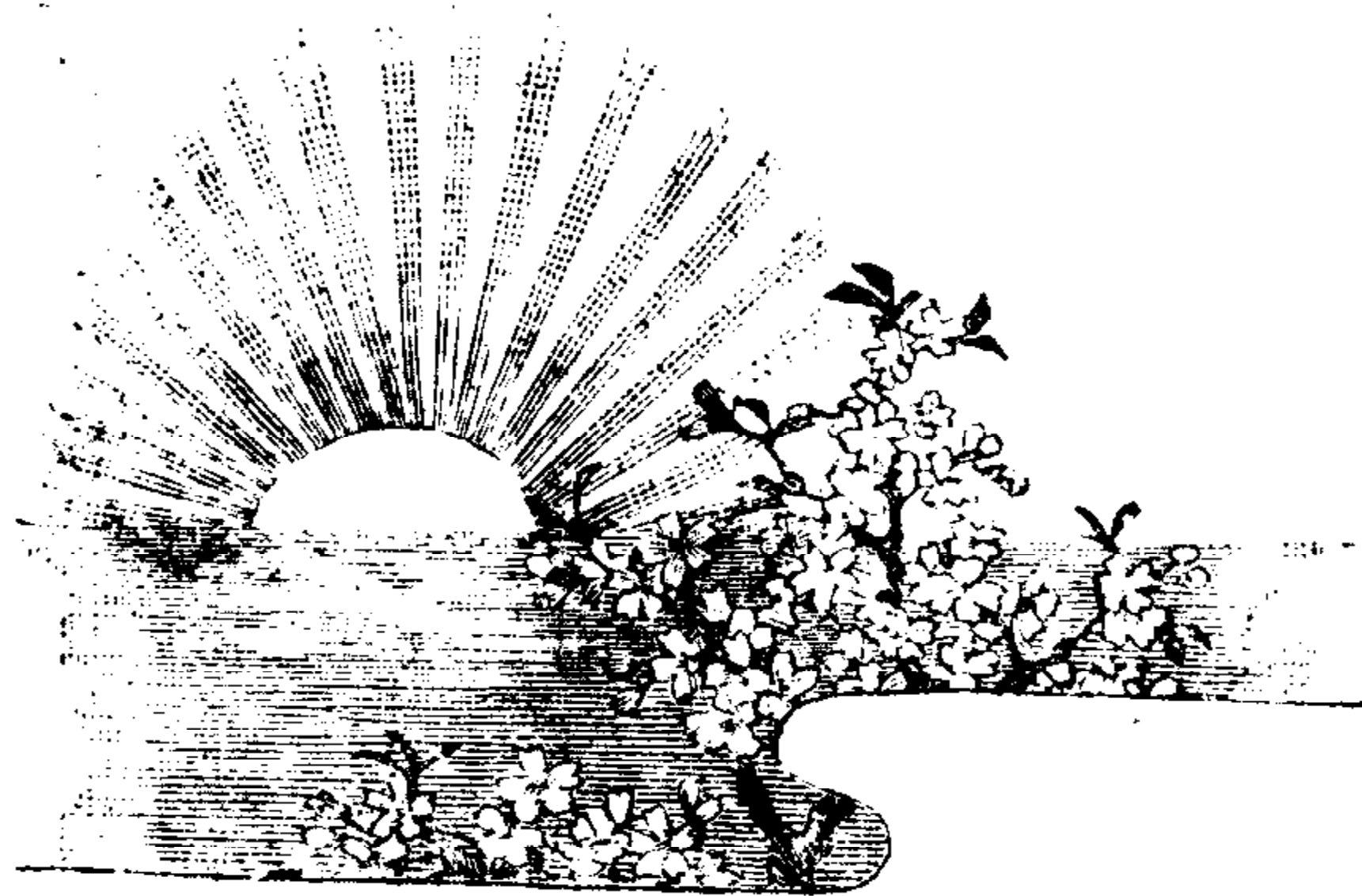
入股脚色也。絕罕提倡泰西格致政法之學。以益中國者。吾輩處此爭競極烈之世。非皆有專門實學。以擔任社會公衆之義務。而徒日日爲靈魂永生之說。將何益哉。竹君又曰。在今日主張革命者。誠豪傑。然世間上事事物物。聲聲色色。動起往復。皆有其原因焉。無原因則無效驗。今世之主張革命者。徒求效驗而已。無造原因者。皆求爲華盛頓拿破侖。無甘爲福祿特爾盧梭者。此所以無功也。吾儕今日之責任。在輸入泰西政法格致等等美新之學術。殆既審我漢種之文明。果高勝於他族。然後自立之論可起也。既審我漢種之文明。果并駕於歐西。而後排外之論可起也。竹君又曰。歐西之論自由者。曰。箇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爲界。吾謂自由可以行星之運行比之。其運行自由也。其運行而遵其一定之軌道。此其界也。竹君議論之精新每類此。吾竊不解二十三歲之弱女子。何以文明程度。高起如此。吁。黃種可畏也。竹君與史堅如之妹。最莫逆。而持論行事多不同。竹君不但能爲議論而已。又極勇於辦事。竹君去歲季冬。集衆演說。謂本年南福醫院共費四千金。已行醫所得及捐款共三千餘金。又借貸數百金以足之也。今年壬寅。竹君改南福醫院爲小女學堂。教習二人。其一則吾母也。竹君閒時

招集廣東紳宦之眷屬。及其所知之志士。集名園大演說。發明男女所以當平等之理。以爲女人不可徒待男子讓權。須自爭之。爭權之術。不外求學。又不當爲中國舊日詩詞小技之學。而各勉力研究今日泰西所發明極新之學。竹君今欲立一廣東女學會。經營尙未成也。竹君之說耶穌教。恒出範圍。故牧師等皆目之爲狂。謀有所以馴伏之。然凡廣東稍有知識之人。無不敬愛竹君者。竹君自謂待人行已皆法耶穌。法其師嘉約翰。故其待南福醫院之病人。備極慈愛。有就醫者之老嫗嘆曰。南福醫院者。人間之天堂也。五姑竹君行五者。人間之神仙也。我生年六十餘矣。欲呼五姑爲母。五姑年輕。恐太不似。欲呼五姑爲女。我又何敢耶。其實我之生女三人。其待我有誰能及五姑一小部耶。嗚呼。竹君真能法耶穌者。真能法嘉約翰者。竹君持不嫁主義。以爲當捨此身以擔今日國家之義務。若旣嫁人。則子女牽纏。必不能如今日一切自由也。嗚呼。嶺雲萬重。將爲一弱女子開撥之。鬚眉男兒。據中國三千年來特尊重之體格。占今日中國特高尚之地位者。可不奮起哉。可不奮起哉。

附贈竹君詩二首

淪胥種國悲貞德。破碎河山識令南。莫怪初逢便傾倒。英雄巾幗古來難。
推闡耶仁療孔疾。嫂婷亞魄寄歐魂。女權波浪兼天湧。獨立神州樹一軍。

十二



餘錄

與梁卓如書丁酉正月

侯官王元章

八月間閱大箬時務報。知足下於書無不讀。讀之率能揭其要。且邃於西學。每舉西法。輒援我中國古書以證。語語沈著。皆可見諸實事。文別有意味。尤爲名宿所膾炙。文章經濟。冠絕無兩。洵當代一奇才。佩服佩服。顧章於敬慕之極。竊有所欲言。而塵足下之聽者。足下倘願聞乎。足下爲世道故。規盡天下之人。則人有以規足下者。足下當無不願也。孔子爲吾華聖人。孔子不自聖。後人聖之也。孔子誨人以五常。乃述古聖昔賢之訓。無所謂孔教。後人以爲孔子教也。微特無所謂孔教。並無所謂某聖某賢之教。何則。五常之性。凡屬生人罔不具。凡屬生人之靈者。罔不以之誨人。此其道無間乎古今。無間乎中外。即極之土苗生番。其酋長亦莫能舍是以與其類相接。特以治法有疏密。斯民俗有厚薄。故地球上分五種人。風化懸絕。至不可道里計。而五常之性不盡喪也。審此則孔子之誨人。即天下古今中外萬國有治人之責者之所以誨人。政也。非教也。即

以爲教。亦生民以來之公教。非孔子一人之私教。專名爲孔教可乎哉。足下以孔子爲教主。意欲尊孔子。俾人長奉孔子於萬世乎。足下誤矣。誤矣。尊孔子不啻襲孔子也。欲使萬世奉孔子。不啻使後世攻孔子也。何以言之。所謂教者。皆無權位之人。本其一貉之見以立言。無非以福善禍淫爲主。若道教若釋教若西教若回回等教皆是。究其實不免皆愚人之術。孔子之言。爲天子言。爲諸侯言。爲大夫士言。所言者修齊治平。皆帝王卿相所有事。故曰政也。非教也。無論天下古今中外萬國之帝王卿相。莫不提此以範圍天下。無論天下古今中外萬國之人之衆。亦莫不胥受其範圍。則孔子爲天下古今中外萬國帝王卿相中人。不得區爲教。以與他教競勝矣。方今時局。足下亦既洞燭矣。後此世運所趨。當爲足下所逆睹。豈不知中國百年後。政治教化。風俗人心。必將與泰西各國一一合轍耶。今乃尊爲教主。欲使萬世奉之。在足下意固甚善。然循此而行。詎不顯與他教爲敵。凡教之立。入主出奴之見。固執而不可化。我攻彼。彼亦攻我。彼此相攻。何所底止。是啓之也。今西士之立論者。動引吾聖人之說。以實其言。則於吾聖人之說。並未嘗少有詆譏。爲孔子者。正當喜其我就。相與安焉。必欲抑彼而伸我。能保必

勝乎。足下固善言西法者。每論西法必證以經。大意在引人入勝。豈不知泰西新法有與孔子大不合者。後世舉其不合者行之而效。則是予西士以非聖之間。西士反唇相稽。攻我之教。必至之勢也。則曷若舍乎教之說。入孔子於天下古今中外萬國帝皇卿相中。爲古時善言治法之聖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中國古時治世之聖人。孔子爲我中國古時善言治法之聖人。後之論者必合孔子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中。盛稱孔子不置。則孔子之尊。不更尊於耶穌釋伽諸人萬萬乎。此不但不褻孔子。且不使他教異日敵孔子而攻孔子。孔子之爲聖。乃亘古而長稱也。否則反是必矣。有爲足下解者曰。足下心乎天下。知西法之善。欲盡言之。恐人以用彝變夏之說難。特引古語之有合者爲證。所以塞人口也。又恐世之寡識者。以爲驅人入異端。不得已而以孔子爲教主。明其不惑於西教。亦所以塞人口也。褻孔子與啓後世攻孔子又何恤焉。竊以爲足下非心乎天下則已。心乎天下。則萬萬不當出此。非心乎萬世之天下則已。心乎萬世之天下。則更萬萬不當出此。援經以證西事。乃引人入勝之道。意美而法亦良。此何待論。至奉孔子爲教主。未善也。奉孔子爲教主。顯關西教。非但未善。且大不善也。請就所見。

四

爲足下言。國之治也。必治於治法之密。治法密。凡在宇下者。咸得休養生息。無一夫之不獲。今之西政。其明效也。固也。夫治民之法。教之以成其材。養之以厚其生。保護之以安其身家。輔翼之以全其德性。而又懸書讀法。示之於未然。刑誅監禁。警之於已然。教養勸懲。百度具舉。亦云密矣。然足以淑人心。非不足以淑人心。不能使人人之心。皆向善而不思爲惡。所以然者。人之氣稟。賢智少。愚不肖多。愚不肖者。知有己不知有人。舉凡損人利己。而人不及知者。無所不爲。教之不知恩。養之不知德。保護之不知感。輔翼之不知勸。懸書讀法而不知省。刑誅監禁而不知避。出治者將奈何哉。刑則刑。賞則賞。權自己出。斷不能語人曰。吾不汝刑。自有刑者。吾不汝賞。自有賞者。於是有人而無權位者出。創爲果報輪迴天堂地獄之說。紛紛立教。以濟國法之所不及。若是乎教亦何負人國哉。顧或謂道釋各教。不過空言垂訓。又不免爲愚人之術。何若孔子之教。教人爲忠臣。教人爲孝子。教人爲志士仁人。光明正大。絕無一語欺人。立以爲教。黜他教。妄誕不經之說。豈不甚善。不知孔子之不欺人。正不若各教之能愚人。國家懸書讀法。何嘗不勸人爲善。使人爲君子。且又刑誅監禁以懲之。而世猶有不

顧聲名。思逃國法而爲非者。曾謂孔子之法語。能令愚不肖者從。而能令愚不肖者改乎。夫法語之言。聽者十從者亦十。改者十一二耳。至有所甚利於己。則理不足以勝欲。能改者並無一焉。然而愚不肖之人。其於果報輪迴天堂地獄之說。則又易爲惑而信之深。一入其中。牢不可破。直若冥冥中真有禍福我者。而因之遷善悔罪爲不少。王法所不能加。藉身後冥報以警之。則道釋耶穌等教。豈非有國者所不可少耶。顧或又謂釋道耶穌等教。均之勸人爲善。均不免於愚人。則我中國釋道已足。此外辭而闢之。亦奚不可。不知釋道已衰。無益人世。西教在西國。近亦寢微。而其國主仍力爲保護。非但不容言闢。稍示人以外之之意。鬧教之事。即緣以起。近年四川廣東溫州福州數案。我中國幸撲滅矣。而土耳其之革雷得島。至今猶岌岌然。足下心乎天下。凡有關於大局者。思所以維持之。不當隱以煽之也。況耶穌之教。與釋道比。其淑人之善。力量爲大。釋道二教。入者謂之出家。豈以清淨寂滅爲主。而一切邦家之榮。家庭之樂。在所不講。毫無生人之樂趣。愚賤即爲所動。大半苦其枯寂而裹足。而達官貴人。無論也。故入其教者。不甚衆。若耶穌之教。無分貴賤。上自王后。下至匹夫匹婦。皆得入會。命意以事天爲

主。而天堂地獄之說。輔之以誘人。又七日一禮拜。聯入會者。聽講善言。時有以閑其心。使莫敢爲惡。故歐美各國入會者幾遍。其教大約與戰國墨子相似。專言愛人。紅十字會之設。其會中人設之也。非洲黑奴之禁。其會中人禁之也。近日弭兵會之興。其會中人興之也。即吾華之知西學者。大半會中人啓之。其餘善事。不勝枚舉。無他皆專言愛人之一道推之。迺克臻此。此實各教中巨擘。釋道遠不逮也。又或者謂釋教之來。民與相安。西教非民所願奉。輒生釁。奈何。不知釋教之入中國。由漢明帝求其書。倡之自上。故下化之。循至士大夫好談禪理。甚且以天子之尊。捨身古剎。可謂盛矣。卒寢衰而不復振者。即章所謂枯寂無生人樂趣之故。今之西教。士大夫鄙夷。不屑道。甚則唾罵之。故入教者不過細民。然非窮無復之。即細民亦孰肯於人之所唾罵者甘心爲之。則入其教者。必有所爲。而實非有所慕於彼教可知。以故爲所化而爲善者十二。而藉其入教之符。以橫行鄉里者十八九。當事者咎之。亦固其所。然既無術以禁之。盍因其勢以興之。是亦因勢利導之一法。設有一日如漢之求佛經。倡之有人。並仿泰西各國所以待之之法。則趨之者必精心爲善之人。士夫惡得唾罵之。久之士夫並有樂其道。而

身入其中者。民教將由此相安。何生贊之有。章爲此言。固知與今人柄鑿。特以足下有墨子當興一語故及之。夫墨氏之教。孟子稱爲異端者也。玩足下之言若甚望其興者。豈不與孟子之意相刺謬耶。平心論之。孟子之誹墨子。以其兼愛。目爲無父。實深文周内。足下望其興。自是卓見。所異者足下望墨教之興。而類於墨教者。獨不見容於足下。不知何解。意者徇今人之見。而爲之辭與。再者聞足下之師康君。自稱長素。取長於素王之義。弟子至有號爲超回軼賜者。然否。此在他人聞之。鮮不駭者。章則因此益敬康君。慕康君。恨不得見康君。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嘗論顏子此言。實千古有志之士之祖。我不敢知。曰孔子之爲人。必如何長於康君。亦不敢知。曰康君之爲人。必如何長於孔子。第觀其志。想見康君之爲人。光明磊落。氣蓋一世。爲千百年來所僅見者。我中國氣習。事事讓美古人。獨好與今人爲難。亦慎甚矣。與今人爲難。勢必互相攻擊。取禍之道也。讓美古人。勢必凡事守舊。不願求新。苟且偷安。其爲禍更大也。中國之衰。坐此焉耳。何如反其道而行之。既不與今人忤。復事事求過古人。而不自畫。獲益何可限量。安得將康君求勝聖人之志。爲我中國四萬萬人普告焉。以痛除其拘局不化之癥。結。使我心一大快。去年強學會報。康君主筆。亦援孔子爲教主。倘亦有不得已之意寓

其間與不然。則亦有意關西教矣。總之西教不可關。關西教無裨於人心。無補於世道。適胎不測之禍。非所以謀國也。足下業有言責。四方於以傾觀聽。所係靡淺。幸慎筆焉。章素崇有一切虛無之說。皆所弗道。何有於彼教。特以彼教之在吾華。實無害於人。無庸與敵。故不得不於足下一白焉。並以質於康君。

附來函

讀大箬新民叢報持論平允。不至使守舊者驚而却走。最足開通風氣。甚佩甚佩。所論保教一節。尤爲有見。亡友王元章於丁酉年曾有一書與足下論宗教。足下尙亦記之否耶。足下近來宗旨既與王元章相合。則王元章之言。亦足下所樂受。似不忍不爲表章。而任其湮沒無聞。且非得足下一言。亦萬萬不足表章之也。王元章書稿存在敝篋。茲特檢錄寄閱。足下尙有意爲附錄於大報乎。王元章字子杰。福建侯官人。於戊戌三月卒。卒時年五十餘。此上任公鑒。

王元章之友白 三月初六日

此函鄙人前未得見。今由上海寄到。浣誦一過。欽佩無量。因亟附報末以誌文字。因緣之感 任附記

餘錄

刑部主事吳保初呈政務處代表奏請除稗政摺

爲請革除稗政以塞亂源而維邦本敬懇代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聞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是以犯顏勿欺之臣。忠言逆耳之奏。世主或以其犯焉逆焉而誅竄之。然後世則不謂之犯。謂之勿欺。不謂之逆。謂之利於行。今日中國之病誠危矣。急矣。然臣謂中國今日之病。不在外而在內。不在一人而在全國。不在四肢百骸。而在五臟六腑。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太國必畏之矣。又曰。泄泄猶沓沓也。庚子之變。創鉅痛深。朝廷亦旣懲前毖後。明諭疊頒。變法自強。力行新政矣。臣嘗謂變法當有本末。有先後。不務其本而徇其末。未有能濟者也。然與其玩時愒日。滿志躊躇。則不如急則治標。猶較勝於束手待斃。臣聞之。害不十不變。法利不十不變。法。又聞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今有害什百而利不一。又爲衆害之本。而不可不變法以去之者。宦官是也。歷朝閹宦專橫。干預政事。儉壬沓小。

盤踞於上。正人君子荼毒於下。黨禍既作。國祚因之而亡。漢唐宋明。殷鑒非遠。史冊具在。可爲寒心。聖人知其然也。是以我朝家法。不許內寺預政。永著爲令。勒之鍊牌。犯者凌遲處死。立法之嚴。振古無比。方今中外大同。文明迭進。諭旨有云。採人之長。祛己之短。乃獨留此萬國所無之稗政。騰笑五洲。不即革除。何以爲致治之本。故日者兩廣督臣陶模有請裁宦官一疏。爲天下所傳誦。其爲中國祛數千年弊政。爲朝廷策億萬世邦基。誠莫要於此矣。內而宮官。外而河臣。業已次第裁撤。獨此閹寺小臣。未聞議及裁汰。豈諸臣有所瞻徇耶。臣竊維宦官之制。由於前代妃嬪衆多。又從來女子無學。故特設此職以防檢之。今皇上後宮清靜。本無須此。卽異日六宮備位。聖人自有刑于之化。又安用此刑餘之人。以出入禁闈。且五刑久廢。而獨留宮刑。施於無罪之人。上干造物之和。下乖生人之道。其爲殘酷亦已甚矣。又何怪爲天下萬國之所訕笑哉。近者皇太后因漢人女子有纏足之陋習。降諭禁革。毅然行之。以其殘人支體也。夫女子纏足。無關於國家之興亡。猶汲汲思所以禁革之。若刑餘之人。則陰賊險狠。善伺人主喜怒。傳疑傳信。離間宮廷。恒使人主防不勝防。如秦之趙高。漢之十常侍。

唐之仇士良。宋之童貫。明之魏忠賢等。當時人主孰不引爲腹心。以爲忠已哉。乃政權下逮。遂與外戚權相狼狽爲奸。或此興彼替。或互爲消長。迨至惡迹敗露。而覆亡已隨其後。其中亦有一二循謹之人。但既未嘗讀書明理。縱無損於國家。亦奚裨於聖治。況此輩類多奸險。近者總管李連英納賄擅權。尤彰彰在人耳目。熱中者流。干榮利。躋顯貴。非拜大學士榮祿門牆。即由總管李連英而進。臣門如市。政以賄成。上下相蒙。致釀巨禍。庚子之變。雖以皇太后。皇上之聖明。猶未能預爲之計。及至政權旁落。畿輔騷然。激成數千年未有之浩劫。賠款本息至九萬萬兩之多。蒙塵至十七閱月之久。臣維彼等既遭兵禍。家財不無損失。迨倖免罪魁之誅。遂思作桑榆之補。貪婪饕餮。甚於曩時。彼輩小人。安顧大局。獨惜皇太后中興再造之英明。垂暮之年。乃不免爲其所用耳。天下往者惟知有端剛。今者祇知有榮李。不知有皇太后。皇上也。夫皇太后皇上主中國。臨天下。承列聖艱難締造創法垂統之丕基鴻業。二百五十九年於茲矣。豈肯負祖宗付託之重。斷送於三五小人之手。端剛蠢愚。嘗思挾亂民以排外。遂與列國輕啓兵釁。激怒強鄰。猶不似榮李之陰賊險狠。路人皆知。彼往者本屬同謀。

及見事敗。轉而詔事外人。以保祿位。苟可以得外人之懽心。雖傾舉國之膏血以奉之。在所不恤。經此挫折。其心更狡。其術愈工。迹其所爲。不啻媚外以排內。端剛之愚。朝廷猶明正其罪。榮等之狡。朝廷反褒錄其功。尤臣所大惑不解者。殊不知榮李之術。足以欺朝廷。而不能掩天下之耳目。皇太后 皇上不即明發其奸。置之重典。或立予罷斥。臣恐一旦土崩瓦解。將不知置我 皇太后 皇上於何地。彼時中國恐已成爲歐墨之殖民地。而非我中國之中國矣。此臣所撫膺泣血而不忍緘默不言者也。昨歲 迴鑾伊始。慈諭力崇節儉。深宮盛德。實爲薄海臣民所欽仰。乃 蹕路經費。用至累千萬兩。宮門之費。日致千金。進膳之資。動逾累百。小民無卒歲之儲。一飯罄中人之產。而內侍需索。誅求騷擾。閭閻至於如此。貽 深宮以惡名。委 王言於無信。不惟視 諭旨若弁髦。直視 朝廷爲無法。是豈 皇太后 皇上所及料耶。臣曠觀古昔英君毅辟。往往狃於近習。不自覺察。卒爲盛德之累。以召覆亡之禍。皇太后聖明自不致爲若輩所愚。但始終引爲心腹。恃若長城。則必有受愚之一日。皇太后 皇上試一詢之廷臣。考之輿論。便知臣言之非誣矣。臣維變法原非一端。但此輕者易者尙

不能毅然改革。則何怪諸疆臣粉飾因循。徘徊觀望。以虛應故事也。夫革此裨政。有千利無一害。不革此裨政。有千害無一利。然則又何樂而不爲也。比者舉行謁陵大典。若再任聽若輩恣情擾累。後患殆不可勝言。皇太后皇上上何以安。列聖在天之靈。下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復何面目以登祖宗之陵墓乎。臣不勝迫切呼籲之至。謹冒死上聞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請代奏。

至。蓋。冒。我。土。一。間。為。心。皇。太。后。
 之。無。不。回。以。燬。天。不。引。其。之。聖。實。同。而。一。
 昔。再。以。難。苦。輩。志。耐。難。果。好。患。亦。不。知。經。百。
 臣。無。一。言。不。準。地。制。效。百。千。害。無。一。悔。然。則。又。何。樂。而。不。為。也。此。者。舉。百。端。對。大。典。
 不。強。姦。然。如。革。明。神。封。滿。聖。亞。德。翰。因。爾。將。所。賜。聖。以。靈。應。劫。存。山。夫。年。此。輯。題。百。千。



論說

敬告我同業諸君

中國之新民

某頓首。上書於我同業諸君閣下。

嗚呼。國事不可問矣。其現象之混濁。其前途之黑暗。無一事不令人心灰望絕。其放一綫光明。差強人意者。惟有三事。曰學生日多。書局日多。報館日多。是也。然此三者。今皆在幼稚時代中。其他日能收極良之結果歟。抑收極不良之結果歟。今皆未可定。而結果之良不良。其造因皆在今日。吾儕業報館。請與諸君縱論報事。某以爲報館有兩大天職。一曰對於政府而爲其監督者。二曰對於國民而爲其嚮導者是也。

所謂監督政府者。何也。世非太平。人性固不能盡善。凡庶務之所以克舉。羣治所以日進。大率皆藉夫對待者旁觀者之監督。然後人人之義務乃稍完。監督之道不一。約而論之。則法律上之監督。宗教上之監督。名譽上之監督是也。法律監督者。以法律強制之力。明示其人曰。爾必當如此。爾必不可如彼。苟不爾者。將隨之以刑罰。此監督權之

最有力者也。宗教監督者雖不能行刑罰於現在而曰善不善報於而身後或曰善不善報於而後身而使中人以下咸有所警焉。

報於身後之說中土宗教家言是也所謂積善之家有餘慶積不善之家有餘殃皆言因果之在子孫也

報於後身者西方宗教家言如佛如耶皆是也謂人雖死而魂不滅因果業報應之來生也此兩義皆監督人類之一大法門今以非本論目的不詳論之

也。名譽監督者不能如前兩者之使人服從使人信仰使人畏憚。然隱然示人曰爾必當如此。爾必不可如彼。苟不爾者則爾將不見容於社會。而於爾之樂利有所損。此其監督之實權亦有不讓於彼兩途者。此種監督權誰操之。曰輿論操之。輿論無形而發揮之代表之者莫若報館。雖謂報館為人道之總監督可也。政府者受公眾之委託而

辦理最高團體。今世政學家謂國家為人類最高之團體之事業者也。非授以全權則事固不可得舉。然權力既如此重且大。苟復無所以限制之。則雖有聖智其不免於濫用。其權情之常也。故數

百年來政治學者之所討論。列國國民之所競爭。莫不汲汲焉以確立此監督權為務。若立法司法兩權之獨立。政黨之對峙。皆其監督之最有效者也。猶慮其力之薄弱也。

於是必以輿論為之後援。西人有恒言曰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為一切自由之保障。誠以此兩自由苟失墜。則行政之權限萬不能立。國民之權利萬不能完也。而報館者即

據言論出版兩自由以冀行監督政府之天職者也。故一國之業報館者。苟認定此天職而實踐之。則良政治必於是出焉。拿破侖常言「有一反對報館則其勢力之可畏。視四千枝毛瑟鎗殆加甚焉。」誠哉報館者摧陷專制之戈矛。防衛國民之甲冑也。在泰西諸國。立法權司法權既已分立。政黨既已確定者。而其關係之重大猶且若是。而況於我國之百事未舉。惟恃報館爲獨一無二之政監者乎。故今日吾國政治之或進化。或墮落。其功罪不可不專屬諸報館。我同業諸君。其知此乎。其念此乎。當必有瞿然於吾儕之地位如此。其居要。吾儕之責任如此。其重大者。其尙忍以文字爲兒戲也。抑吾中國前此之報館。固亦自知其與政府有關係焉矣。然其意曰。吾將爲政府之顧問焉。吾將爲政府之拾遺補闕焉。若此者。吾不敢謂非報館之一職。雖然。謂吾職而盡於是焉。非我等之所以自處也。何也。報館者。非政府之臣屬。而與政府立於平等之地位者。也不甯惟是。政府受國民之委託。是國民之雇傭也。而報館則代表國民發公意。以爲公言者也。故報館之視政府。當如父兄之視子弟。其不解事也。則教導之。其有過失也。則扑責之。而豈以主文譎諫舉乃事也。夫吾之爲此言。非謂必事事而與政府爲難也。

教導與扑責。同時益行而一皆以誠心出之。雖有頑童終必有所感動。有所忌憚。此乃國家所以賴有報館而吾儕所以盡國民義務於萬一也。抑所謂監督云者。宜務其大者遠者。勿務其小者近者。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放飯不懲。乃辨齒決。苟非無識。其必有所規避取巧矣。某以爲我同業者當糾政府之全局部而不可挑得失於小吏。一二不當監政府之大方針而不必據獻替於小節。一二事苟不爾者。則其視獻媚權貴之某報亦百步與五十步耳。吾儕當盡之天職。此其一。

所謂嚮導國民者何也。西哲有言「報館者現代之史記也」。故治此業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精神何。鑒既往示將來。導國民以進化之途徑者也。故史家必有主

觀客觀二界

參觀本報第三號
歷史學之界說篇

作報者亦然。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國外國所發之現

象。報之客觀也。比近事察現象而思所以推繹之發明之。以利國民。報之主觀也。有客觀而無主觀。不可謂之報。主觀之所懷抱。萬有不齊。而要之以嚮導國民爲目的者。則在史家謂之良史。在報界謂之良報。抑報館之所以嚮導國民也。與學校異。與著書亦異。學校者築智識之基礎。養具體之人物者也。報館者作世界之動力。養普通之人物。

者也。著書者規久遠明全義者也。報館者救一時明一義者也。故某以爲業報館者既認定一目的則宜以極端之議論出之。雖稍偏稍激焉而不爲病。何也。吾偏激於此端則同時必有人焉偏激於彼端以矯我者。又必有人焉執兩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糾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若相率爲從容模稜之言。則舉國之腦筋皆靜而羣治必以沈滯矣。夫人之安於所習而駭於所罕聞性也。故必變其所駭者而使之習焉。然後智力乃可以漸進。某說部嘗言。有宿逆旅者夜見一婦人。摘其頭置案上而梳掠之。則大驚。走至他所見數人聚飲者。語其事。述其異。彼數人者則曰。是何足怪。吾儕皆能焉。乃各摘其頭。悉置案上以示之。而客遂不驚。此吾所謂變駭爲習之說也。不甯惟是彼始焉駭甲也。吾則示之以倍可駭之乙。則能移其駭甲之心以駭乙。而甲反爲習矣。及其駭乙也。吾又示之以數倍可駭之丙。則又移其駭乙之心以駭丙。而乙又爲習矣。如是相引以至無窮。所駭者進一級。則所習者亦進一級。馴至舉天下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無足以相駭。而人智之程度。乃達於極點。不觀夫病海者乎。初時渡數丈之澗。猶或瞑眩焉。及與之下三峽。泛五湖。則此後視橫渡如平地矣。更與之航黃渤之海。

駕太平大西之洋則此後視內河亦如平地矣。國民之智識亦然。勿徵諸遠請言近者。二十年前聞西學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變法者起則不駭。西學而駭變法矣。十年以前聞變法而駭者比比然也。王安石變法為世詬病數百年來變法二字為一極不美之名詞吾於十年前在京師猶習聞此言今則消滅久矣及言民權者起則不駭。變法而駭民權矣。一二年以前聞民權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則不駭。民權而駭革命矣。今日我國學界之思潮大抵不駭革命者。干而得一焉。駭革命不駭民權者。百而得一焉。若駭變法駭西學者。殆幾絕矣。然則諸君之所以嚮導國民者可知矣。諸君如欲導民以變法也。則不可不駭之以民權。欲導民以民權也。則不可不駭之以革命。當革命論起則並民權亦不暇駭。而變法無論矣。若更有可駭之論。倍蓰於革命者。出焉。則將並革命亦不暇駭。而民權更無論矣。大抵所駭者。過兩級然後所習者。乃適得其宜。如欲其習甲則當先駭之以乙。繼駭之以丙。然後其所習者適在甲。當其駭乙時。駭乙者十之七。而駭甲者猶十之三。及駭之以丙。則彼將以十之七。駭丙以十之三。駭乙而甲已成爲習矣。某以為報館之所以導國民者。不可不操此術。此雖近於芻狗萬物之言乎。然我佛說法。有實有權。衆生根器。既未成熟。苟不賴權法。則實法恐未能收其效也。故業報館者。而果有愛國民之心也。必不官有所瞻徇。顧忌吾所欲實行者。在此則其所昌言。

者不可不在彼。吾昌言彼而他日國民所實行者不在彼而在此焉。其究也不過令後之人笑我爲無識。譬我爲偏激而已。笑我嘗我我何傷焉。而我之所期之目的則既已達矣。故欲以身救國者不可不犧牲其性命。欲以言救國者不可不犧牲其名譽。甘以一身爲萬矢的。曾不於悔。然後所志所事乃庶有濟。雖然又非徒恃客氣也。而必當出以熱誠。大抵報館之對政府當如嚴父之督子弟。無所假借。其對國民當如孝子之事兩親。不忘幾諫。委曲焉。遷就焉。而務所以喻親於道。此孝子之事也。吾儕當盡之天職。此其二。

以上所陳。我同業諸君其謂然也。則願共勉之。其不謂然耶。則請更摭鴻論有以教我。吾儕手無斧柯。所以報答國民者。惟恃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雖然。旣儼然自尸此重大之天職而不疑。當此中國存亡絕續之交。天下萬世之功罪。吾儕與居一焉。夫安得不商榷。一所以自効之道。以相勸勉也。由幼稚時代而助長之成立之。是在諸君矣。某再拜。

再具

不。論。一。河。以。自。身。之。道。以。供。他。國。之。用。
 大。之。天。而。不。論。其。中。國。有。之。也。
 官。紳。士。庶。皆。以。其。國。之。道。而。行。
 以。一。河。之。道。而。行。其。情。亦。同。也。
 此。其。一。也。



而。他。國。之。道。亦。立。之。全。在。其。道。之。通。
 而。之。道。亦。通。其。道。亦。一。也。其。道。
 之。道。亦。通。其。道。亦。一。也。其。道。
 之。道。亦。通。其。道。亦。一。也。其。道。
 之。道。亦。通。其。道。亦。一。也。其。道。

論說

敬告當道者

中國之新民

某頓首。上書於國民公僕當道諸君閣下。

某今者欲有所陳說於諸君。而先冠以「公僕」二字之名詞。諸君勿以某為相褻也。某聞美國大總統下教書於國中。必於其名之前冠以 *Servant* 字樣。譯言「僕人」也。凡以公事致書於人民。其自署名處。必曰 *Your servant*……譯言「君之僕某某」也。泰西各國大臣及公使。皆稱 *Minister*。亦服役之意也。夫美國今日最盛文明之國也。大總統代表一國主權之人也。而其所以自稱者。乃若是。若是乎某之非以此名相褻也明矣。某常言人各有天職。若此二字者。正諸君之天職。而某所欲敷衽陳詞者。舍此亦更不能進一解也。某竊計諸君中。其無心肝無腦筋者。固十之八九。其非無心肝非無腦筋者。猶十之一二。彼無心肝無腦筋者。吾蓋不屑與之言。吾之言殆亦彼之所不屑聽也。雖然。以大多數之腐敗。而並其少數之可與言者。而決絕之。非士君子。吾故欲為

諸君中之稍有心肝稍有腦筋者進一言。

某竊觀一二年以來。諸君中仰首伸眉言維新言改革者踵相接。吾不禁躍然以喜。乃日日延頸以企。拭目以俟。一一詳考諸君所行維新改革之實際。吾不禁盡然以憂。此一喜一憂。諒非獨某一人之私言。當亦舉國之所同感矣。顧吾所最不解諸君之日日爲此言者。其果何所爲耶。爲富貴耶。君既有之。爲權力耶。君既尸之。爲買洋人之歡心耶。則縱拳之首領。今猶可覩然握一國之實權。而諸君何有也。爲結人民之聲望耶。諸君心目中恐未必以輿論爲可敬可畏可奉承也。吾意諸君必有答我之一言。曰「出於愛國心」。某平心論之。諸君之所以言維新言改革者。其原因甚複雜。不可一概論。而愛國心亦當與居一焉。諸君而既略有此心也。且自言有此心也。則吾將與諸君論愛國之道。

某聞改革者以實不以文。以全不以偏。以決斷不以優柔。苟文而不實。偏而不全。優柔焉而不斷。則未有不爲大亂之階者也。請讀世界史。昔者英王查理士第一嘗改革矣。當千六百二十八年批准「權利請願」。The Petitions of Right 予民以權。後

乃昔之十一年不開國會民乃大憤國會軍起克林威爾振臂一呼全國響應卒俘查理士而滅之改立共和政治英國長期國會之革命實查理士第一之偽改革爲之也昔者法王路易第十六嘗改革矣即位之始下詔更新百度當千七百九十二年盡罷斥誤國舊臣而代之以民黨名士組織政府然而優柔不斷彌縫爲務羅蘭夫人瞋目一喝新政府紛紛辭職卒乃帝后對簿貴族斷首自虹貫日紅血成河演出有史以來空前絕後之慘劇法國之大革命實路易第十六之偽改革爲之也昔者奧王腓的南第五嘗改革矣當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許何加利自治其民間志士所擬改革案悉予裁可予之以自立政府之權乃未幾而悔之陰煽其民使自相閱冀收漁人之利率乃內亂遽起全國彫敝終失其國權之大半奧大利之擾亂實腓的南佛蘭西士兩代之偽改革爲之也昔者意大利之諸侯王嘗改革矣當千八百四十六年羅馬教皇皮阿士第九改政體開議會頒憲法而達士卡尼倫巴的諸王及其餘諸小國爭踵繼之改行政制度然皆迫於不得已耳事過境遷則貪言而肥腐敗猶昔卒爲公敵所鉗制者數十年待撒的尼亞之四傑起始復見天日而諸小國之王統俱絕矣意大利諸侯

王所以滅亡羅馬教皇權力所以墜地皆由其偽改革之爲之也昔者日本大將軍德川氏嘗改革矣天保十二年道光廿一年水野越前守執政更張百度法令如雨其後幕府末葉而阿部伊勢井伊直弼猶支持危局條理整然徒以不順輿情所改革者偏而不全卒至國論洶湧浮浪四起三百年幕府之威嚴掃地以盡德川氏之亡皆由其末葉諸臣之偽改革爲之也昔者俄皇亞歷山大第二嘗改革矣千八百六十一年下詔放免奴隸越三年開地方議會令民選議員又改司法制度全國耳目一新徒以臣下奉行不力有名無實民心大怨於是虛無黨始起而皇卒以刺死俄國虛無黨之猖獗實亞歷山大第二時代之偽改革爲之也由此言之偽改革之成效章章可觀矣吾有一言敢斷言之而不疑曰「偽改革者革命之媒自古及今天下萬國未有能避者也」今試問諸君之所謂改革者其有能如英王之許民以權利奧王之許民以自治者乎無有也其有能如路易十六時代盡退位以讓賢路者乎無有也其有能如意大利諸國發布憲法者乎無有也其有能如俄皇之開地方自治者乎無有也其有能如水野越前井伊直弼之鞠躬盡瘁百廢具舉者乎無有也質而論之則諸君所謂改革者以視

吾前所舉列諸國其程度殆尙下十數等而未有一已也而彼諸國者以十數倍於諸君之改革徒以文而不實偏而不全優柔而不決斷而其改革之結果遂不免若此嗚呼諸君諸君可以鑒矣。

諸君而欲以此道愛國也則某爲諸君計莫如勿談改革何也勿談改革則革命之風潮猶不至如是其速也吾語及此吾不得不服剛毅剛毅當戊戌五六月間皇上言改革舉朝言改革民間紛紛言改革而彼獨悍然曰吾誓不改革何其強立也剛毅嘗言學堂爲養漢奸之地何其聰明也夫學堂則何至養漢奸然使諸君而真改革也則學堂中人皆爲諸君用使諸君而僞改革也則學堂中人皆爲諸君敵焉矣此乃剛毅所謂漢奸也夫敵守舊敵也敵僞維新亦敵也剛毅知其將爲敵而鋤之諸君不知其將爲敵而養之則諸君之智不如剛毅遠矣然則諸君今日而師法剛毅可乎曰是惟諸君雖然吾有以知諸君之不敢且有以知諸君之不能也今者中國改革之動力非發自內而發自外自哥倫布開闢新陸以來麥志倫周航全球以後世界之風潮由西而東愈接愈厲十八九世紀所演於歐美之壯劇勢必趨而集於亞東天之所動誰能靜

之。豈。惟。諸。君。雖。周。公。管。仲。復。起。其。無。奈。此。風。潮。何。也。利。而。導。之。則。功。成。焉。名。立。焉。國。家。安。焉。逆。而。拂。之。則。身。敗。焉。名。裂。焉。國。家。危。焉。剛。術。之。術。是。見。洪。水。之。來。而。欲。堙。之。搏。之。也。其。勢。必。橫。決。而。倒。行。今。者。諸。君。之。術。則。築。短。堤。柔。堤。以。障。之。也。其。勢。非。泛。溢。而。出。焉。則。刷。落。而。潰。焉。其。無。救。於。時。一。也。嗚。呼。諸。君。諸。君。可。以。擇。矣。

西。人。有。恒。言。曰。『改。革。之。業。如。轉。巨。石。於。危。崖。非。達。其。目。的。地。則。不。止。』至。哉。言。乎。天。下。大。勢。不。動。則。已。動。則。未。有。能。靜。者。也。諸。君。既。無。力。以。制。之。於。先。使。動。機。不。發。既。發。矣。而。袖。手。觀。之。時。而。以。間。接。之。力。助。之。又。時。而。以。直。接。之。力。排。之。某。以。爲。諸。君。之。失。計。莫。此。爲。甚。今。日。迫。於。內。者。之。有。改。革。猶。四。五。十。年。前。迫。於。外。者。之。有。通。商。也。彼。其。時。特。閉。關。絕。市。之。論。者。有。人。矣。使。果。其。能。閉。之。能。絕。之。不。亦。善。乎。而。大。勢。固。不。許。爾。爾。千。回。百。折。而。遂。不。得。不。出。於。通。商。夫。通。商。則。何。害。而。當。時。之。人。若。曰。『吾。見。迫。於。萬。不。得。已。而。姑。通。商。焉。通。其。一。二。以。謝。外。人。足。矣。』此。一。念。乃。其。所。以。爲。害。也。今。之。改。革。亦。然。諸。君。若。能。制。改。革。之。論。使。永。不。能。起。則。以。數。千。年。來。之。政。體。治。天。下。何。嘗。不。可。以。小。康。而。大。勢。固。不。許。爾。爾。千。回。百。折。而。遂。不。得。不。出。於。改。革。夫。改。革。則。何。害。而。諸。君。若。曰。『吾。見。迫。

於萬不得已而姑改革焉。改其一二以掩耳目足矣。』此一念乃其所以爲害也。諸君毋以國民爲易欺也。易制也。譬有人於此生而置諸闇室之中。未嘗一見天日。則亦相與習而安焉。若開一窓隙使之窺見外界之森羅萬象焉。而復從而閉之。甚者導之一度出游使之領略良辰美景大塊文章之滋味。而復從而鑰之。於此而猶不毀瓦破壁以思突出者。吾未之聞也。今中國之窓隙既已開矣。諸君之所望改革者。且導之一出游矣。而今猶欲再屬之再幽之。其可得耶。其可得耶。願諸君熟思之。

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孔子曰。草上之風必偃。感召之理。有不期然而然。且毫無所假借者。竊嘗靜觀之。我國民間破壞之思想。起點不過數年。而波折者亦數次。甲午敗後。迫於國恥。憤於朝局。異論始起。至膠威旅大割據時。而漸盛。及戊戌百日維新。莫不拭目望治。顛顛焉矣。戊戌政變。天下失望。破壞主義又起。至己亥立儲而愈盛。至庚子縱拳而極盛。出狩居鄭之後。忽下罪己之詔。布更始之諭。人心又一靖。疇昔之主破壞者。皆戢然殷然。若有無限希望。及回鑾後。一脫假面。直回復以守。光緒二十四年以前之舊。於是天下絕望於政府。而破壞之思想復大起。大抵愈波折一次。則其思想之傳

布也。愈廣遠。而其蘊蓄也。愈劇烈。諸君知之乎。今也。諸君之言論行事。既已不爲國民所信矣。曰。『是將餉我焉。是將圍我焉。吾此後終不能倚賴彼等。以再造我國。吾毋寧自爲計也。』嗚呼。諸君。諸君。此論。今徧國中矣。謂余不信。其何不聽輿人之誦也。而況乎。過此以往。其日劇日亟。更不知其所終極也。

諸君勿以國民爲好亂也。觀吾所述前此數次之波折。而知今日舉國人。忽懷此思想者。非國民自發起之。而諸君實孕育之也。夫既爲國民矣。則豈其亂之是好。苟其無愛國心者。則何不飽食焉。晝寢焉。嬉游焉。逐什一以自封殖焉。叩侯門以求貴顯焉。擁嬌妻美妾以極耳目之欲焉。而何必哀哀長號。汗且喘。走天下。舍人生之娛樂。而冒萬險。犯萬難。以言非常之言事。非常之事也。苟其有愛國心者。則必欲其國之安而不危也。治而不亂也。又豈樂流千萬人之血。招數十國之忌。而易其將來不可必得之業哉。毋亦見夫。以今日之當道處。今日之時局。更閱歲年。而無形有形之瓜分。遂終不可免。忍之無可忍。望之無可望。不得不思挺而走險也。夫意大利之瑪志尼。法蘭西之羅蘭夫。人。日本之吉田松陰。豈非近世破壞家之最激烈者耶。然瑪志尼固嘗上書於撒的尼。

亞○王○矣○羅○蘭○夫○人○固○嘗○譏○麵○包○亂○黨○爲○輕○暴○矣○吉○田○松○陰○固○嘗○持○公○武○合○體○之○論○公武合體
者。當時之一名詞也。公、指王室也。武、指幕府也。合體者、調停其天皇與大將軍之間也。矣○使○阿○爾○拔○路○易○第○十○六○井○伊○直○彌○之○改○革○而○
 能○使○瑪○志○尼○羅○蘭○夫○人○吉○田○松○陰○躊○躇○滿○志○也○吾○信○其○不○惟○盡○化○其○激○烈○危○險○之○手○段○
 而○且○必○大○有○所○贊○助○於○彼○等○有○斷○然○也○而○竟○使○之○若○此○是○豈○瑪○氏○羅○氏○吉○田○氏○之○所○欲○
 也○其○揮○淚○飲○血○之○苦○誰○則○知○之○宋○華○元○之○言○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
 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不○如○殺○之○」○吾○見○今○日○志○士○其○拚○於○存○亡○孤○注○一○
 擲○之○思○想○有○類○於○是○此○實○世○變○最○慘○最○劇○之○現○象○而○戎○首○之○咎○諸○君○實○尸○之○諸○君○如○全○
 無○心○肝○全○無○腦○筋○也○吾○則○何○責○焉○若○稍○有○一○二○者○是○安○可○以○不○深○長○思○也○
 吾○度○諸○君○之○意○必○曰○「○是○區○區○者○何○足○慮○吾○力○足○以○禁○壓○之○夷○滅○之○」○嘻○諸○君○誤○矣○吾○固○
 言○苟○無○愛○國○心○者○必○不○肯○言○非○常○之○言○事○非○常○之○事○苟○其○有○愛○國○心○者○則○當○此○國○家○多○
 難○而○乏○才○之○日○而○諸○君○亦○儼○然○以○愛○國○自○命○者○乃○忍○摧○萌○拉○蘖○以○斲○國○家○之○元○氣○也○若○
 以○爲○此○國○家○之○蝨○賊○也○而○去○之○則○誰○爲○蝨○賊○誰○非○蝨○賊○恐○非○今○日○之○所○能○論○定○也○但○吾○
 不○欲○與○諸○君○語○此○諸○君○自○覺○其○力○之○甚○大○足○與○今○後○大○勢○相○抗○某○竊○以○爲○誤○之○誤○矣○夫○

其人苟畏禁壓畏夷滅者則必其無理想無氣力不足以爲諸君敵則雖不禁壓之不夷滅之猶無能爲也。若其有理想矣有氣力矣又豈諸君所得禁壓而夷滅者彼其理想能傳熱於百千萬人彼其氣力能引線於百數十年夫誰得而禦之諸君自視其才略視奧相梅特涅何如其威權視俄羅斯今皇何如以梅特涅之才略而不能止歐洲中原之民變卒身敗名裂以死以俄皇之威權而不能解散虛無黨今乃不得不交驩於學生而諸君乃曰吾欲云云所謂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諸君如不信請懸吾言以俟諸十年之後看豎降幡者出於誰氏矣。諸君之意必又曰『若與若俄皆其勢已成者耳中國則未也吾及今鋤之則其謬種可以不殖如某人某人者最生事者也吾錮之戮之某報某書者最倡異論者也吾燒之禁之如是而其勢必當殺』嘻諸君而欲爾爾也則好自爲之雖然吾有以知其必無效也是義和團欲閉關絕市而殺一二洋人之類也欲閉關則宜閉之於舉國無一洋人之時欲窒新說則宜窒之於舉國無一思想之際而今晚矣諸君欲行僞改革而不能不求人才以相助也於是乎派學生於外國凡人之思想莫患夫長困於本社會苟使之入他社會而與之相習則雖中下

之材。其思想亦必一變。今吾青年之在海外者已千餘人矣。拔十得五則其力已足。動全國之思想界而有餘。而諸君豈其於此輩歸國之後而一一囚之一一屠之也。而況乎其來者之正未有艾也。於是諸君中之頑鈍無恥者。倡爲阻止派學生之說。夫不派則不派耳。今日海外學生千餘人。而諸君所派者不及三之一。將來之思想界豈其以此區區小數爲輕重也。諸君勿以爲一切風潮皆由一二人所能煽動也。苟非時勢之所趨迫。雖孔子釋迦必不能煽動一人。時勢既已趨迫。而偶爾借一二人之口以道破之。彼一二人直時勢之傀儡。而已使無此一二人亦必。他之一二人衆生芸芸。安所往而不得。傀儡雖然。彼一二人固傀儡也。而時勢則神聖也。諸君敵傀儡易。敵神聖則吾信其難矣。若夫禁書也。禁報也。則吾以爲操術之拙。未有過此者也。凡人於其所愈難得之物。則其欲得之之心愈切。幸而得矣。則其寶之之心愈甚。此情之常也。吾月前過日本書肆。見有一書。題曰「日清戰爭外交史」者。吾略繙之。覺其無異於尋常未之購也。閱數日。聞日本政府以恐洩外交秘密。下令禁此書。則欲得之之心若渴。使有肯畀我者。吾十倍其值弗吝矣。不甯惟是。尋常之書盈案堆架。終卷者寥寥。若得此書。

吾知必窮日夜之力以盡讀之。且一字不肯放過矣。何也。默忖其中之必有秘密不可思議者存也。凡禁書皆然。書愈禁則求之者愈切。讀之者愈熟。而感受者愈深。夫思想之感人。不惟其多也。而惟其堅。苟其人聞有禁書而不求者。則雖授以書而所開導之者亦僅矣。故禁而求。求而讀者得十百人焉。以視不禁而讀者得千萬人。其力量尙或過之。此一定之比例也。俄羅斯最束縛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之國也。吾聞俄羅斯之學生常相語曰。天下之樂莫樂於雪夜二三同志聚密室。扇重鍵以讀禁書。又聞俄羅斯鐵路之接他國境者。其出境之第一二車站必有估客。携各國哲學家之書籍及俄國志士在外國所出之報章。伺車門以售之。必獲倍蓰利益。蓋俄國青年一出境則急欲見此。雖重貲不惜也。此亦可爲禁書之明效矣。夫以俄國法令之嚴明也。如彼而無術以窒新思想也。如此而諸君乃又曰。吾欲云云。毋乃徒叢一世之唾罵。而於諸君所懷之目的。一無濟乎。盍亦廢然返矣。

某請以一言正告諸君曰。時勢者可順而不可逆者也。苟其逆之則愈激而愈橫決耳。機會者可先而不可後者也。苟其後之則噬臍而悔無及耳。某嘗爲諸君思所以自處

矣。某說部嘗言：『有狂生夜坐，鬼來瞰之，面漆黑而目眈眈，舌懸唇外，狂生乃抹硯中餘墨，自塗其面，伸舌寸許，圓其目與之相對，鬼慙而退。』諸君畏後生乎？則何不以此術對付之？吾知必有慙而退者，抑某之爲此言，非欲使諸君附和後生小子以言破壞也。後生小子之言破壞，非所欲也，非所忍也。諸君導之使然耳。諸君不愛國而使彼後生小子獨愛之，彼等不破壞諸君而何從行其愛也？諸君而真能與後生小子共愛此國也，則無復有當破壞者，亦無復有能破壞者。諸君若猶未喻耶？吾更請譬之：數十年前，西人之來通商也，所求者不過通商而已，而我拒之，若被厲鬼，卒至破壞我廣東，破壞我江口，破壞我京津，而何嘗見其能拒也？使吾於彼時不惟不拒之，且從而通商於彼國，以與之爭利，則彼雖不慙而退，然亦必汲汲焉，請求所以聯絡我，應對我之策焉。矣。此即塗其面，伸其舌，圓其目，與鬼相對之術也。請諸君一熟思焉。今日民間志士所攘臂以爭稽顙以求者，其爭焉求焉，在何物？彼東西各國號稱忠君愛國之名臣，其用塗面伸舌之術以與敵己之人民相對，而因以成功名者，不知幾何人矣。諸君果何所憚而不爲此？

諸君又將有辭矣。曰：吾非不欲之。顧種種掣肘。權不足。無能為也。斯言也。某能為諸君諒。然恐天下萬世之人。不能為諸君諒也。夫天下豈有無阻力之事哉。以云掣肘也。則宜莫如撒的尼亞之見。掣於奧大利。而加富爾何以成功焉。宜莫如日本諸藩之見。掣於幕府。而薩摩。長門。各藩士何以成功焉。今者編國中。多少無權無勇之匹夫。猶且不敢妄自菲薄。而思為國家有所盡。顧乃獨諸君而謝不能也。諸君如自認無愛國心也。則吾復何言。吾之此言。將被雜之。摧燒之。若其不肯認也。則請諸君於晨鐘一吼時。將息其平日之氣。統籌全局。撫心一自問曰：吾今所由之道。能厝國家於治安乎。能進國家於富强乎。吾知諸君之天良必代致答詞曰：不能也。

或有至冥頑不靈而自信力甚足者。悍然應曰：能焉。亦未可知。若此者。吾亦無從開導之。吾惟有使之觀京朝及各省宦海之情形。與夫全國人民之生計可耳。

既曰不能。當由何術以使之能。而諸君則又曰：無術。然則坐視國之亡焉。已乎。諸君坐視其亡。恐有他人焉。不能坐視者。不能坐視而諸君又欲強之坐視。其勢將不免破壞。諸君破壞。諸君固非諸君之福。亦非彼輩之福。而又豈國之福也。諸君不務造福。而必舉己之身。己之友。己之敵。乃至己之國。而一切納諸禍海之中。吾不知諸君究何樂也。吾非敢謂諸君全無愛國心也。雖然。愛國之外。又

愛名焉。又愛位焉。又愛身焉。而愛國不如其愛名。愛名不如其愛位。愛位不如其愛身。某以爲愛國心者。絕對而無比較者也。宜純白而無攙雜者也。苟有分其愛者。則其愛國心已銷盡而無所餘。吾於是欲以論理學三斷法演一式曰。『有他愛者。愛國心也。』(一)諸君愛國。而又無愛者也。(二)故諸君無愛國心也。(三)諸君其肯認此判決乎。若其怒我。我甚怒之。若乎。我我甚悲之。

然則某所資所求於諸君者。何在乎。曰。吾不必言。請諸君一讀十九世紀史。觀現世所謂救國者。所以立國之由。是矣。吾不敢勸諸君讀克林威爾傳。吾不敢勸諸君讀西德威爾傳。然傳。然諸君掩耳卻步。吾請諸君一讀德威爾前代傳。請諸君一讀德威爾前代傳。斯威爾傳。一讀意國前代傳。俟爾加富爾傳。一讀日本前代傳。務大臣傳。俟爾坦退助傳。吾請諸君問此言。爲何。格惶恐。遂謝曰。『某何人。敢將衰朽較前賢。』然諸君雖自菲薄。我不敢非薄諸君。且吾欲諸君學彼輩之全部。而欲諸君學其一節。是諸君猶有絲毫之愛國心也。苟一讀之。其或有所會耶。其或有所會耶。

雖然。吾知吾言之必無效也。吾作此書竟。一覆讀。輒欲摧燒之。再覆讀。則又姑存之。姑

布之。孔子曰。不可以言而與之言。失言。吾自知失言。

吾固失言。雖然。吾國民一分子也。凡國民皆有監督其公僕之權利。吾不敢放棄此權利。吾又業報館也。凡報館皆有代表國民監督其公僕之責任。吾不敢放棄此責任。抑吾猶望其失於百而得於一焉。失於今而得於後焉。則吾之言。其亦不可以已也。雖然。吾非欲吾儕小民不展一籌。而專以屬望於諸君也。諸君盡諸君所能。盡吾儕盡吾儕所能。盡如斯而已。

報曰新民。則報之言非爲諸公言也。雖然。民亦有廣狹二義。以狹義言之。則諸君官也。民之對待也。故本報之論著。向不欲與諸君有一語之交涉。以廣義言之。則諸君亦國民之一分子也。而烏可歧視之。故不辭唐突。進一言焉。若諸君不願聞。則請非諸君者。一聞之。某頓首。

餘錄

中國留學生新年會記事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正月三日。駐日本欽使蔡。大饗留學生二百七十四人于東京九段坂之偕行社。偕行社者。日本陸軍軍官于甲午戰勝中國之後。公衆醜資所建設者。取義同袍。故有是名。堂宇壯濶。庭園軒敞。晨自八九下鐘。學生聯翩結袂于樂聲洋。洋鼓聲鏗鏘之中。來與會焉。其時列坐叙談者有之。散步游行者有之。握手點頭。應接不暇。親愛之情。溢于眉宇。居無幾。公使來矣。遂有接待者導之入。少憩升堂。與諸生相見。諸生鞠躬爲禮。公使答如儀。歸安錢先生者。留學生之監督也。進曰。今日之會。誠未有之盛事。諸生甚感謝。惟自今以往。尙欲永享此種團聚之樂。因願更有所請。隨將同人所擬創辦會館意見書示之。公使。公使展覽一過。咨嗟嘆賞曰。我必竭力贊成之。諸生同聲應曰。是必請極力提倡。公使旋發辭曰。昔吾旅歐洲時。雖遇一作苦之華工。猶以異域同鄉之故。抱感于懷。輒眷眷不忍別。况諸君皆學生乎哉。中國之弊。莫大于上

下隔絕。今日與諸君聚首言歡。此樂何極。諸君離鄉別井。萬里負笈。未嘗不苦。但必耐苦然後能成學。學成則公足以報國。私足以榮身。中國需材孔殷。予不能不爲諸君日企望之。吾國摧敗至此。豈人之摧敗我哉。我自摧敗耳。苟我能自振作。雖外人竟以禽獸目我乎。于我何傷。而况必不爾耶。在山林易忘廊廟。在外國亦易忘父母之邦。惟望諸君做學生時。常以忠君愛國四字存于心。則他日必爲有用之材也。又重語曰。會館事甚善。我必竭力贊成。今日之會。雖無旨酒佳殽。諸君不用客氣。如家人團聚然。盞與放量。暢飲數鍾。言畢。答諸生之謝而退。移時入食堂。堂上列桌數十。人各倚桌立飲。觥酬交錯。行無算爵之禮。案瓶供養紅梅水仙。芬馥盈室。室本樓也。天光開朗。地勢雄峻。萬家煙火。在其瞰下。窗外樂聲。隨風繚繞。能壯人氣。能移人情。畫龍點睛。龍飛上天。此時此際。鬱以山河故國之思。肆以春夏少年之氣。蓋有不覺人人皆龍。而頓欲作破壁想也。日本俗羣。相敬其人也。則起而共軒舉之。以示推崇之意。陸軍學生。因以禮公使與監督焉。其後或舞或歌。酣樂而止。于斯時也。凡習武者則爽快敏捷。發揚蹈厲。與非習武者之和易沈靜。大異其趣。尤可注意者。其舉動乃連合整齊。共同一致也。吁。是豈

偶然哉。蓋陸軍學生同起居同服食同受一種之教育同養一種之精神其結果自應與他之不同居不同學不同習慣者有異也。即此可見日本軍制之要素更可見教育之能力矣。抑余又不能無感焉。中國土地之大人民之多姑無論人隨地分不相齊一。即就一地方之人而論。問其業則有官兵士農工商之分。其年則有老少長幼之別。性則別男女。分則別尊卑。層層隔閡。節節支離。故外人之視我國社會也。謂如河岸流沙。然量非不多。度非不密。所占地盤非不廣遠也。無如無性相結。無氣相貫。故隨風逐浪。而飄零以沈淪者。則將永無歸結。今一會二百七十四人。其中籍隸湖北者四十九人。江蘇四十六人。浙江四十一人。廣東二十三人。湖南二十人。直隸十六人。安徽十五人。福建十二人。四川十一人。江西四人。貴州二人。陝西山東廣西各一人。東三省共二十七人。其出生之地不一也。其所學之業不齊也。其將來所居之地位亦至難同也。然當此時。居此地。爲同學之少年。負最大之責任。則無人而不然也。此不徒吾國四萬萬人中所未有之團聚。即求之世界中。歷史當國勢艱難。人心渙散。如吾國之今日。而得于海外齊集。少年有爲之士。于一堂。如今日之盛者。吾恐亦不數見也。吁。以吾國四萬

萬人而無若是之團體。實爲可悲。以二百七十四人而有者。可不謂之幸哉。會既終。公使復督吳君壽卿演說開督會館之事。其後又有數人演說。其意皆鼓舞會館之速成也。于是有願捐貲爲創會館經費者。悉書名于捐冊。不一時而集款凡若干。且公舉公使爲中國留學生會長。錢監督爲副會長。事畢遂攝影于庭。以爲他日之紀念。夫此會之所以有特價也。則以其非徒爲飲食之徵逐。而足令人生國家思想。且更有一事。足以令與會者終身不忘。并足令吾全國人猛然自奮也。蓋公使者我國現在之代表。學生者即我國未來之主人。以公使而宴學生。在吾國固爲非常之盛事。而爲地主之日本人。亦必不視爲尋常之宴會也。惟是偕行社者。乃其陸軍軍官之公所。不容他國之國旗拂其門牆。故是日之會。在堂上則炫赫飛揚者。中國之龍章也。而門外則寂然同人於此。不免有故國河山之感焉。雖然是亦激厲我愛國心之一助也。小子不文。幸躬盛會。謹記其緣起如右。

餘錄

蔡使要求日本警察入署拘捕學生始末記

壬寅之夏。留學生吳君敬恒。因江蘇江西浙江三省自費學生九人。願入成城學校。適蔡公使鈞峻拒咨送之時。吳君乃擬長函。反覆婉轉。百計懇求。並聲明由在校學生五人互保一人。先在使館出具保證書。留存備案。以取公使之信。函草甫屬。時本國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京卿汝綸。爲調查日本學校一切事宜。奉命來東。一日京卿臨清國留學生會館。吳君亦至。富田致公使函與京卿婉商。京卿頗以爲然。然詞氣之間。實鄙夷公使。心知難成。勉允代達。是日留學生至者。章君宗祥等共十餘人。爲中歷六月初九日也。

十四日京卿致吳君書云。

稚暉仁兄宗大人左右。前日大札。未轉交使館。至所謂五人送學堂。蔡公使已允可。惟屬照會議。取五人環保。與名單并送。謂是使館舊章。謹奉聞。即乞賜交。以便轉達。外有京城中寄張執中金伯平二公書。茲併呈上。乞轉交爲荷。肅頌道履不具。汝綸頓首。六月十四日。

吳君得書。奔告入校諸君。遂由章君宗祥等二十餘人同簽印。繕就保證書。其八紙。送小石川區第六天町伊澤邸。由吳君振麟轉交。其一紙。第二日由章君宗祥携交京卿寓邸。

數日不得命。二十一日傍晚。吳君復謁京卿所。京卿繕函告使署吳參贊。命吳君持催。吳君懼使署官人之不易見也。先晤學生監督夏部郎。偕復部郎言。余已滿職。不能過問。惟昨在使署。聞此事。公使已行文參謀部。今日不見吳參贊。亦可。吳君唯唯。即覆京卿。並告入校諸君。皆權慰。以為風雨着屐。道路泥濘中。奔走數十次。可償其願矣。

附吳京卿致吳參贊函

瀚濤仁兄宗大人執事。啓者。弟前為星使言。有學生九人。願入成城學校。其證書已送星使。承允於暑假前送令入學。今聞成城學校後日即行放假。此諸生若得假前入學。尙得隨同敎師旅行。多所獲益。若欲假前入學。似於本日即應請星使面送。乃能趕及。為此奉函左右。敬懇即為轉達星使。俾諸生得遂其入學之願。至為感荷。手肅敬頌台安。溥暑惟慎。重珍衛不宣。宗小弟汝綸頓首。六月二十一日。

詎二十三日晚。京卿又致書吳君云。

稚暉仁兄宗大人左右。參謀本部復蔡星使書。謹奉呈覽。肅頌台安。不具。汝綸頓首。六月二十三日。

附參謀本部覆蔡公使書

敬覆者。頃接來文。現由在京貴國留學生章宗祥等。保送江蘇浙江江西自備資斧學生九人。願入成城學校肄業等因。准此。惟向例進學均由貴大臣保送。方准進校。今據來文。似有稍與向例不符。仍請貴

大臣親行保送。以符向例。是爲至禱。專覆順德時社。再成城學校。現值歇伏之期。一俟敝歷九月初旬。再行開課。此時未便即准進學。順此附達。 奏欽差閣下。 署理參謀本部第二部長青木宣純。日

歷七月二十六日

吳君再四辯誦。不得其解。但知暑前進校。不能如願。如此而已。然終不解公使何以忽將保證之留學生。向參謀部保送。又疑原咨所敘事由不明。故參謀部無端誤會。又想公使不難輕輕駁正云。留學生章宗祥等保送之學生鈕瑗等九人。願入成城學校肄業。係向本大臣處保送。故本大臣准爲咨送貴署。核與向例相符。請煩查照施行。俾遂入學之願。是爲至禱。如此則入學一事。諒已穩固。又疑既已駁正。公使何必以復書擲示。而京卿又何以不贅一詞。遂又疑送校之事。京卿與公使。皆不過虛與委蛇。如諺所謂推死人過界。故謬其詞。以得一駁。即可開執學生之口。吳君懷數疑。夜深持示同作證人之章君宗祥。不遇。言在吳君振麟處。又馳數里。晤吳君振麟。又求解於同爲保證人之胡君爾霖。曾君澤霖。皆莫名其妙。遂約明日偕入校。諸君面叩吳京卿。

二十四日。日歷七月二十八日早。保證人吳君敬恒、胡君爾霖、莊君達、劉君勳承。入校人鈕君瑗、李君顯謨、劉君鍾英、夏君士讓、顧君乃珍、陳君秉忠、許君嘉澍。又有吳君榮、董君瑞熙、張君懋德、閔君瀨、陸君輔、陸君爽、俞君亮、沈君綱、段君彥修、吳君宗椿、吳

君宗傑。沈君觀恒、沈君觀鼎。時方在吳君厲習英文罷。必欲同往望見京卿顏色。止之不可。而孫內翰揆均、朱直刺紘。遂亦偕去。至則京卿驟謂參謀部不准。公使不肯親行保送。吳君等期期辯之。京卿曰。公使本意實不願保送。吳君復爲迂闊之詞。論之以理。京卿堅謂我不能奈公使何。聞者皆悲憤。遂辭京卿。至使署面求公使。

至使署。因聞主張學生事者。爲王文案雷夏。吳君遂告閩人曰。我們要見王雷夏王老爺。閩人曰。在山下兒住。你們去找罷。至王文案室。王君兼教讀。見吳君等至。詰衆人之意。具告之。并懇轉告公使。願賜一見。王君入久之。出曰。欽差告訴你們。進成城學校的事情。已經碰過釘子。萬萬不能再寫信去。過幾天。欽差當面見了參謀本部的人。再給

你問一問罷。

按此言即真。何以公使二十五日手諭又云。吳敬恒等欲面見公使。其時適有參謀本部官等在座。既其時有參謀本部官在座。何以王君又言。過幾天見了參謀本部的人。再

給你們問一問。可見全用欺誑之術。藉詞搪塞。

可是成不成。不能一定。你們要見欽差。欽差說可以不必。吳君等

益悲憤。再反覆參謀部覆函。覺京卿所言。與王君所述。離題太遠。愈弄愈錯。因思非見公使不能得要領。遂堅求一見公使。王君云。你們一定要見。兄弟再進去說。請少坐。斯時十二時向近。天氣甚熱。腹飢不得食。靜待之。三時尙杳然。無復音。衆皆面面相覷。同人均焦急。吳君勸諸君少安。王君既介。決無不復之理。公使事冗。或未得暇。又久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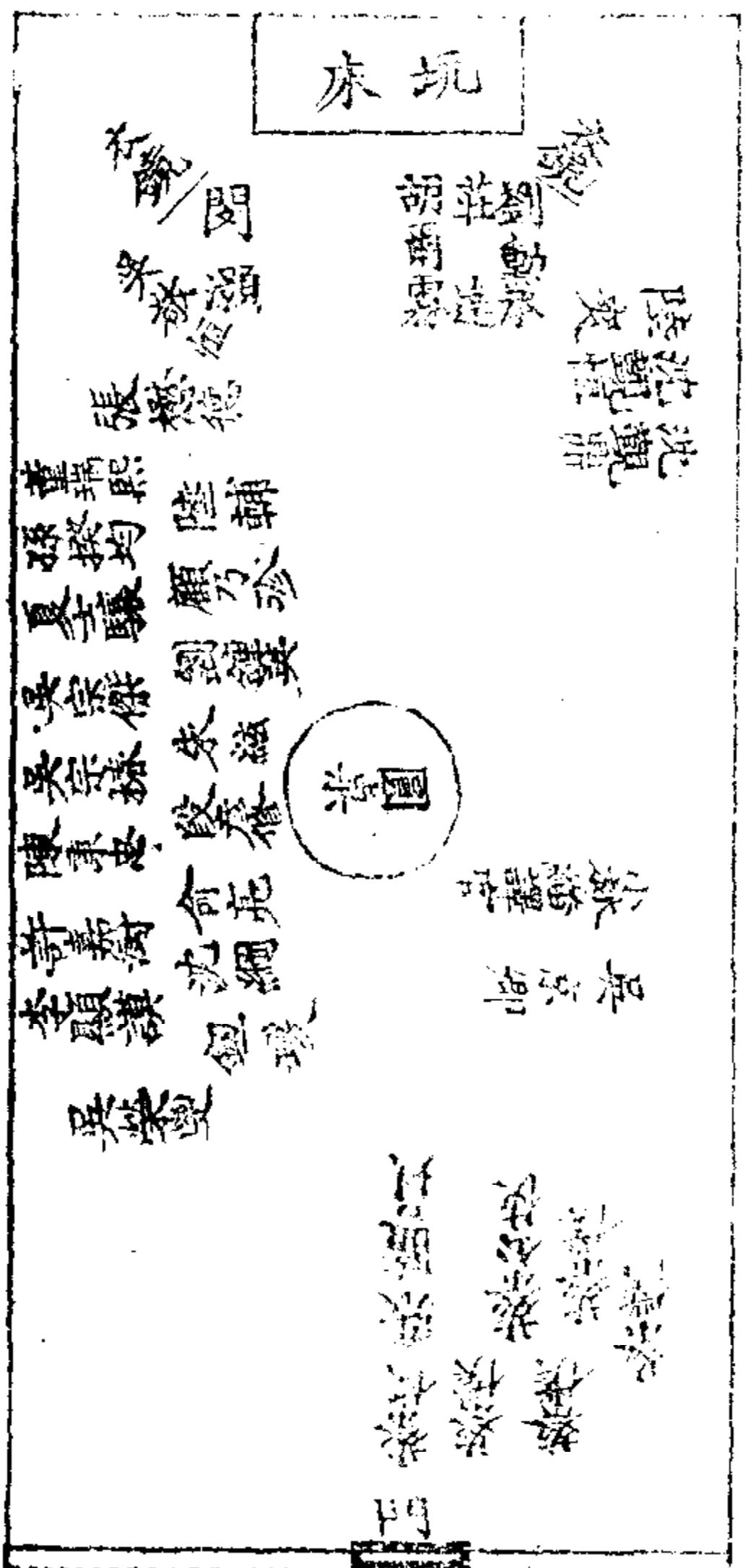
身著洋式號衣者。怒目疾視。闊步入室。口操東音。不知云何。其人乃使署服役者。公使因洋人有積威。中國官吏皆崇拜不已。擬令其人駭吳君等出。衆皆匿笑。列坐不一顧。彼技窮乃去。少頃。又來三西裝者。戎服佩刀。參謀部之籐青少佐也。紳士裝者。外務部小林繙譯官也。短身曲背。髮半禿。微有鬚。口銜雪茄煙。尾小林氏後者。不知其爲誰。入門各爲禮。小林氏能操北京語。衆人詳告以故。又出參謀部覆書與閱。小林氏謂學生保學生不行。要進成城學校。不必定要公使保送。就是做賣買的亦好。並囑諸君取入校人名單。諸君寫交。小林氏閱畢。探囊出一紙。載五人名。皆即九人中所有。指謂諸君曰。這五個學生。是湖南監督官胡先生交給我的。我因爲福島少將沒有回國。參謀本部必不能答應。我想現在又添成九人。是一定要等福島少將回來再說。福島少將回來。兄弟和你們公使同吳先生。終要竭力想法子。吳君等聞小林氏之言。雖若可感。然再反覆參謀部覆函。覺離題益遠。愈弄愈錯。愈說愈奇。遂覺非見公使不能剖白。向小林氏亦堅稱欲見公使。小林氏持衆人名單代達。數往返。再後。門者請入。衆尾之行。出隨員室。至公使宅左。小林氏迎謂曰。公使不肯見。兄弟再三說。只允一二人。諸君候久。必欲同一見。腹飢口渴。僵立樹下。持同見之意甚堅。小林氏不悅曰。你們不聽我的話。

麼。你們公使館的事情。兄弟實在無能爲力。那麼我就去了。遂乘人力車逕去。諸君無可如何。徐至公使宅。伺於客室門外。冀公使得聞。或出見。久待無影響。時已五時。吳京卿忽臨。謂衆人曰。你們這時候午飯沒吃。到我寓所去吃飯罷。公使既然不肯見你們。你們有什麼法子想呀。諸人執欲見。小林氏又來。乃言進學校的學生。公使一定同他個想法子。你們要見。就請一兩人去見罷。餘下的。過兩天再見。到底何如。諸君云。學生到此不易。公使既能見一二人。餘人同見。似亦無妨。若來而不見。見面尙如此之難。卽隱爲不肯送學之代表。但見一二人。於事本可。今所以欲賜同見者。卽望公使慨然允許。以表眞愛學生。如此而已。京卿無奈。偕小林氏及參隨二人同入。其時電燈熒熒。鐘記六時。前所述短身曲背之東官。偕一警署官來。屈指數人數而去。久之。京卿負手聳肩。由屋後怏怏出。漫告曰。欽差找不到。又搖首曰。欽差找不到。不知那裏去了。諸人爲失笑。須臾。小林氏亦從屋後來。謂曰。公使勉強見你們。可是你們不好有一點無禮。衆設誓。如稍無禮。卽請小林先生曳之出。處以死刑。小林氏笑領之。遂與吳京卿先入。七時三十分餘。啓半門。京卿與小林氏夾門兩旁。諸君魚貫入。先欲坐之於洋客廳。忽計不可。又開對面華式客座。命畢入。人者共二十有六人。所陳椅枕不能容。諸君遂以

東廳沿南窗席座坐地。遊小林自其整列全破。始終未移尺可。圖注明如左

- (甲) 五君教讀室外圍
- (乙) 諸君談話室
- (丙) 諸君子書教讀室
- (丁) 諸君子書教讀室
- (戊) 諸君子書教讀室
- (己) 諸君子書教讀室
- (庚) 諸君子書教讀室
- (辛) 諸君子書教讀室
- (壬) 諸君子書教讀室
- (癸) 諸君子書教讀室

圖一第 全館廣公國清



第二圖
中歷六月二十四日即
日歷七月二十八日晚
間察公使接見諸學生
之圖

列坐甫定。公使入自室門。身着湖色紗長衫。棗紅鐵線紗馬甲。僕從紛沓。警察守門。館中參隨各員立室門外。觀者如堵。吳京卿、張隨員及小林氏、雁行參立。公使睥目。幡腹面發紫色。一足方踰闕。即厲聲曰。

你們要見我。有什麼話說。趕快說。

諸人皆折腰俯首。同聲曰。請欽使坐。容學生等徐徐稟陳。公使曰。

不必坐。說幾句。就得咯。

京卿亦云。說幾句。就好了。吳君長跽進言曰。前求公使保送自費學生入成城學校。蒙示參謀本部覆函。已邀允准。惟函內云。留學生自保學生。與例不符。仍請貴大臣親行保送。以符向例云云。不知此次欽使。何以不即親送。公使云。

啊。你們這話從何說起。那一天。吳先生。陪吳大人。拿了你們的證書送進來。本大臣馬上就送參謀本部去咯。這是參謀本部不答應。有什麼法子可想。

吳君曰。此必因欽使文內叙明留學生保送之誤。祇須更正之可矣。公使曰。

向來保送學生。終要有本國督撫的咨文。或者有原籍地方官的印結。才可保送。你們既沒有咨文。我這兒又沒有辦過這種案卷。我如何能開這個端。這會子。吳先生。

哼。吳大人。來給我說。我說。咱們政府屢次說過。自費學生不可再送。這兒福島又這麼說。我很爲難。我同吳先生。哼。吳大人。再三商量。我說。既是他們在校的學生。五人互保一人。該靠得住。姑且給他們碰一碰。誰知道參謀本部一定不答應。

啊。你們要知道。本大臣從你們把保證書送來。就馬上給你們辦。又沒有一點兒耽擱。這時候參謀本部不答應。其權操之於他。如何怪起我來。

吳君等聞之。瞠目相顧。又可悲。又可笑。默計參謀部覆函。但覺離題已不知幾千萬里。愈弄愈錯。愈說愈奇。愈求開通。愈加實窒。祇能朗誦參謀部覆函。以冀一悟曰。

敬覆者。頃接來文。現由貴國留學生章宗祥等。保送江蘇浙江江西自備資斧學生九人。願入成城學校肄業等因。

因公使言福島少將云。自費學生不可送。故吳君於自備資斧學生九人十字再誦之。乃續誦云。

准此。惟向例進學。均由貴大臣保送。方准進校。今據來文。似有稍與向例不符。仍請貴大臣親行保送。以符向例。是爲至禱。

因公使言參謀本部不准。故再覆誦曰。

仍請貴大臣親行保送以符向例。仍請貴大臣親行保送以符向例。誦畢。吳君曰。參謀部何嘗不准。惟因欽使之不送耳。公使曰。

這是什麼話。你們查去就是咯。本大臣何嘗親自保送一個學生。這是參謀本部的人不通漢文弄錯的。

公使說至此。皆粲然。小林氏默然。吳君驟不知所對。乃笑曰。請去忌諱。以告欽使。如果因參謀部漢文不通。現小林先生方在座。彼實外交官。肯代參謀部擔任漢文不通之咎。學生等即當俯首無詞。孫君亦曰。參謀部既誤。欽使即不應不駁。當時甚可備文辨明。何以漫然即交吳京卿轉示學生。藉詞搪塞。公使變色疾視。孫君又曰。堂堂大日本國。難道參謀部於區區漢文。果真不通乎。公使默然。小林氏曰。可以不必說咯。這九個學生。參謀本部雖不肯。好在離開學還遠。我同你們欽差及吳先生等。福島少將回來。終要同你們設法。吳君曰。參謀部已准。何以云不准。難道參謀部果不通漢文乎。小林氏笑曰。錯是不错。大約保送二字。平日總寫咨送。語未畢。吳京卿曰。好了好了。不要說了。吳君恍然。知保送者。下對上之詞。咨送者。平行之詞。此次公使所行之文。本爲咨送。惟使館文案所敘事由。不曰現有留學生。鈕瑗等九人。願入成城肄業。乃曰現有留學生。

章宗祥等保送留學生九人。宜參謀部疑公使令留學生向參署直保爲有意褻慢。遂承上文而言。一則曰均由貴大臣保送。再則曰仍請貴大臣親行保送。其詞簡嚴。皆由自取其辱。乃公使不察。一見保送二字。遂引爲可恥。至尋其詞曰參謀部不通漢文。而又攔其事曰。本大臣從來不曾保送過一人。又知此意無可發洩。因作不耐煩之語。曰參謀部不准。英京輦從而和之。小林氏因而遂之。參謀部不准一語。竟成鐵案。而且大人先生之護過。每惟恐不力。中國南面坐而寬狎。鄉愚者雖投頓河沙。不能計也。吳君又心知近日黨派之爭。少年盛氣者流。多不滿於腰金衣紫之徒。於是無可奈何。乃正言以告之曰。方今國帑奇窘。官費學生不易多派。有私費學生。願出游學。以補不足。正應竭力提倡。至於武備學生。我國重文輕武。無人肯當。幸而現在少年中。尚自者日多。知各國皆以陸軍爲主義。國家失其牙爪。則無能存立。又東方文勝。積弱成痿。非救之以陸軍嚴肅之教育。不足以振動民氣。與列強齊抗。武事雖爲國家之務。然日本陸軍之組織。原係徵兵。既習陸軍於日本。即不可不注意於徵兵之組織。將來中國欲與各國齊立。非改徵兵。無可言武事。既欲注意徵兵。則自費習武。即可爲徵兵之基礎。宜鼓舞盡力若何。至公使所責。宜在原籍請領咨文。欽使豈不知我國情形乎。督撫衙門

之深嚴無論矣。即州縣官衙門。亦豈易求乎。故皆圖其便利。不如遠來海外。逕求公使。語至此。衆曰。現在官場夤緣奔走者太多。公使曰。

這恐未必罷。

吳君曰。這不能爲我國諱。現在官場。夤緣奔走之人。所在皆是。學生等亦有能向督撫乞得咨文。所以不屑者。近頃出洋之風甚盛。官場每有請咨游歷。逗遛旬月。便充洋務人員者。將來捐免出洋。捐免卒業之事。又難保其必無。故不願在官場請咨。其苦心當爲公使所深諒。公使曰。

可不是。我深知道你們自費生的難處。我亦很願意你們來進學堂。長些學問。這時候國家艱難的時候。你們有點學問。自然能同國家出力。所以往常學生們來請見。我終見他。同他長談。我想學生們常常來。亦可考察考察。好的就給獎勵。不好的我亦可以知道。所謂以人事君的意思。

諸君曰。今日學生等來求見。自午後一時至八時。始獲賞見。殊覺困難已極。公使曰。

如果你們分着來見。亦何妨見見。但是你們這麼些人來。我如何能見。

吳君曰。學生等別無所求。但求咨送入校。五人互保。已蒙欽使允行。此次願進成城學

校之九人。固欲求公使迅賜重行咨送。即以後續來者。亦當照五人互保例。俾能入學無阻。公使曰。

我終沒有什麼不肯送。倘參謀本部不肯。我亦沒有什麼法子。

吳君曰。學生敢冒忌諱。以告欽使。欽使若於當送之學生。任參署不准。即爲盡力。如此亦無貴有欽使。但有欽使之貴价已足。學生聞諸古訓。使臣者折衝樽俎。苟有不便爭之惟力。今日雖有小林先生在座。不便深言。然大日本國既知與我國有唇齒之誼。必望我國有人。我國時事正艱。交涉匪易。倘有應爭之事。定當隨事力爭。就切近而言。即與大日本有所爭執。必當以理力爭。無所退讓。爭之不可。宜明進退之節。諷勵盈朝。即可翛然遠引。以讓能者。公使聞此。勃然急應曰。

那很好。我服官三十年。什麼官都做過。你們說我甚麼機麼。本大臣因天恩高厚。沒有法子罷了。你們在這兒不是說話。還是推托。這算什麼意思。

去年就有一班學生到公使館。竟把公使混罵。本大臣從前做過鎮江道。去年學生內有一個姓朱的。還是我的部民。我在鎮江的時候。他還止有十八九歲。他那一天一見。就當了面叫我甫。

諸君曰。我們是來求欽使咨送人學的。並且守了小林先生之約。一點亦不敢無禮。公使曰。

罵是由他罵。本大臣從前在德國。在英國。在法國。常看他們的新聞紙。連他的總統都要罵。所謂良藥苦口利於病。

吳君曰。欽使不去官。因爲天恩高厚。學生便不敢附和。公使大怒曰。

嚇。天恩高厚。你還不以為然麼。還有什麼話對你說。

吳君曰。請公使毋怒。以我國聖賢古訓而言。普天率土。誰非蒙天恩高厚者。公使乃盡職之官。苟能盡職。盡人可爲。豈有高厚之天恩。獨私於公使之理。今欽使因爲公使而念天恩之高厚。似朝廷以公使一官爲天恩。獨高厚於欽使。頗非朝廷之盛德。故學生不敢附和欽使之言。公使聞之。怒雖甚。姑默然。

吳君又曰。詬人罵人。雖於路人不可。何況公使。至於極言諫諍。時當叔季。正當提倡此風。即敬謹至於事君。所謂忠焉而誨。勿欺而犯。孔子之言。斷非給人。孟子又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我國滔滔皆賊。故國事日以頹敗。學生

等雖不獲諫諍於朝廷。而就見長者。亦不敢唯阿取媚。以隨人後。故欽使當爲評臣。學生於欽使。願爲靜學生。此次吳先生來日考察。亦何等任大責重。尙冀欽使與吳先生。痛洗官場敷衍舊習。

即如留學一事。所來學生。不患其意氣過高。但憂其品行卑劣。時勢至此。正不宜敷衍謬論。藏頭蓋尾。爲無謂之忌諱。同文滬報曾載袁總督之言。雖不能審其虛實。而議論至爲平允精確。其言曰。有人問袁督。蔡使以密書阻留學。其事信否。袁督云。其書大抵不實。至留學一層。中國尙無學可學。不能不借資於日本。若憂至日本。將浸灌於平等自由之說。則豈知平等自由之理。歐美實以之立國。即禁學生不外游。能禁譯書不內輸乎。吾意平等自由之說。苟利用之。安知不有利於國家。吾所慮東游之學生。惟冶游飲博。爲可念耳。以袁總督之言驗之。某公子則爲踰閑之行。某軍人等則好窺鄰之女。留學生名譽之墮地。將由此輩。欽使極當注意。不必全於開敏之士。深加遏抑也。當吳君暢陳右說。公使方有所思。如不欲聞。吳京卿小林氏並止吳君。勿於題外着議論。吳君唯唯。遂申前說。欲公使許三事。其一。嗣後學生。有願入成城學校者。苟得妥實。

留學生五人互保。公使即應咨送。其二。既已咨送。日政府無故咨駁。即應力爭。其三。力爭不應。要之以辭職。小林氏以爲辭職之言。非學生所當出。吳君曰。誠是。然以先生之明。不難知我國官場之習。僅僅言力爭。安知公使之左右。異日並未力爭。不謬以力爭再三爲對。則學生於何取證。故求公使以辭職相要者。特欲推而至於極。以表公使之能爲學生盡心耳。且以今之公使。淡於榮利。爲非常人。故敢以辭職爲諷。若彼頑鈍無恥之公使。固不欲以此言聒其耳也。

語未終。見有人自後曳公使之衣者。再。公使乃發盛怒。厲聲曰。

你罵我頑鈍無恥。我就算頑鈍無恥。你瞧不起本大臣。便是瞧不起朝廷。本大臣還能同你們說話麼。

恨恨拂衣而出口。尙厲聲呵罵。其語不可辨。

(未完)

餘錄

蔡使要求日本警察入署拘捕學生始末記

吳君等目視公使怒甚。呆不知所出。小林氏曰：好了。你們話亦太多了。吳京卿曰：你們話太多。自然公使不願意。只事情終可緩緩商量。今天我們去罷。吳君曰：小林先生與蔡甫先生之言。甚是。況此時欽使盛怒而出。皆學生等不善措詞之故。於義當從先生等之言。自行早歸。惟今日之來。學生等非爲一人之私。在學生一人。欽使或以爲獲罪。則責之辱之。皆唯命。此本又一義。至於今日所請學生之事。現在之九人。參謀部滿口允許。惟欲將原咨事由更正。重行咨送。即可作准。本無所用其商量。而方來未已之學生。欽使苟殷勤勸學。方以多多益善爲快。倘以妥實五人之環保呈請。亦應隨時咨送。以免遠學之困難。似又無需商量。商量且不必。何須緩緩。我國敷衍成習。國以隳頹。豈蒿日時艱者。尙不能各探良心。力矯此弊乎。今日學生等求見欽使。如此其不易。參謀部並無不准之詞。欽使堅以爲不准。如此其不可解。學生等千言萬語。婉曲懇直。以請

命。欽使雖心許之。而欲養蓄其威重。不肯即假詞色。如此其不喜直捷。則今日學生等。蹉蹉然而來。貿貿然而去。不知欽使之繼見何日。又不知欽使之詞色能假與否。恐數十日之奔走。終付流水。而學生之進校。徒成畫餅。是以先生等訓誡之言。雖甚可佩。學生等之意。終欲於此行得欽使之一諾。故今欽使雖盛怒。學生等惶恐冒死。不敢不仍待後命。欽使或事冗。學生等可暫坐于此。雖飢餓一二日不辭也。吳京卿與小林氏再三勸出。然惟以爭得面子云云相告。並不以學生之公事爲可否。最後小林氏因向公使處數往返。不得要領。遂告諸君曰。如諸君意。許三端。何如。諸君曰。請示之。小林氏曰。第一端。嗣後私費入成城學校學生。得妥實五人環保。公使即爲咨送。諸君曰。是。小林氏又曰。第二端。咨送之後。日本參謀本部或不允。公使即爲力爭。諸君曰。是。小林氏又曰。第三端。力爭不可。公使則爭之。至於辭職。諸君皆頓首曰。懽謝我公使。懽謝小林先生。諸君謝畢。小林氏方欲有言。吳君曰。先生之言。欽使請先生傳命乎。抑出於先生之厚意乎。小林氏不語良久。曰。第一二端。乃欽使之意。第三端。則我代欽使允許耳。異日公使應辭職而不肯者。我當請彼辭職也。吳君愕然正色曰。先生之厚意。豈不可感。

至辭職之說。重煩先生之要請。學生等謹九頓首叩謝。不敢受命。我國公使之辭職。若先生以大日本之人而干預之。是重辱我國國體也。先生念唇齒之義。不願我國之不國。當不以狂言爲罪。學生等之意。若與先生一個人之交誼。念今日之厚情。無不可允許之事。至於事涉兩國。惟有死爭。不敢退讓。語畢。以首叩地曰。謹辭先生厚賜。願重待敵國欽使之命。小林氏怫然變色。拱手告辭曰。以兄弟之言爲不必可聽乎。如此兄弟亦無詞可贅。請從此辭。吳京卿曰。好了。爭到如此面子。眞算十二分了。吳君曰。先生之言。是何言歟。此次先生之來。一舉一動。爲天下所觀聽。凡有損辱國體之處。宜慎之又慎。如何命學生輩草草受命乎。况辭職之請。斷非學生等所敢強迫。若欲強迫。當已倚重小林先生鼓掌而歸。徐求微信于小林氏之門。不必重煩欽使之面命矣。又辭職與否。亦未敢重要欽使。不過因欽使素淡榮利。欲得坦然之訓教。以爲實心親愛學生之據耳。京卿曰。吾與汝宗旨不同。其時小林氏雖怫然。然尙不忍愬置。又謂諸君曰。聽我之言否乎。諸君曰。必請欽使面命。或請先生傳命。或求吳先生代命。京卿曰。我不能。我亦不以汝等之舉動爲然。小林氏嘆曰。姑再言之。又入內室。久之出。仰首正立。手捋其

鬚曰。諸君可歸矣。辭職之說。非所宜言也。吳君等頓首曰。豈不良是。此必出于欽使學生之意。欽使若重愛學生。果能慨然以此意與學生相許。則學生之愛欽使。亦必有加。欽使今日申命學生。亦可縷責留東學生之失。俾痛加洗除。方今國步艱難。君臣上下。俱當以良心相見。請今日欽使萬不可云。如此要請。則刁風不可長。作官場無謂之疑猜。以待今夜在室之學生。吳京卿嗤之以鼻。小林氏啞然微笑。徐曰。諸君竟不能聽我之言乎。吳君曰。先生之言。至爲可感。唯自午前十一時至今。不獲學生入校之究竟。惟以緩詞相答。學生等實不敢承命即去。貴國二重橋畔。京城之重地也。尙許小學校生徒累百十人。在彼體操唱歌。以敵國之學生。在敵國公使館之客座。以禮列坐。靜待數日。獨不能耶。吳京卿曰。請毋詞費爲空言。小林氏曰。然則必不能聽矣。諸君俱頓首曰。惶恐惶恐。及舉首。小林氏已出。京卿曰。好了好了。此時已十一時。我向來九時即寢。今亦倦甚矣。爾等不若至我寓喫飯。吳君曰。學生執當仁不讓之義。先生此次一出。所係非輕。請勿以尋常酬應處事也。此次之事。先生之執事未敬。容亦有之。京卿曰。即此便算當仁耶。吳君曰。學生發狂。以爲此即當仁。京卿曰。好了。面子爭得十二分了。聽了

小林君之言罷。諸君曰：先生是何言歟。此即可算爲國乎。吳君曰：學生發狂，以爲此即爲國。京卿恚曰：我看你們現在的二十餘人，也做不出一個風氣來。于是諸君雜答曰：若是好風氣，即一二人亦可主持。京卿曰：好了好了。如必不肯聽，我去恐不美。吳君笑曰：學生等知警察員已備齊，果警察員來捕，即隨至警察署。吳君之意，以爲既貼坐無纖毫失禮，何至捕拿。况學生請命于本國之使署，比諸本國人在本國京城叩閣，亦覺至矣盡矣。即比諸義和團，何至自請聯軍入都。又自吳君以下，共學生二十六人，其間尙有幼孩數人，使署自參隨以至僮僕。又有吳京卿之子弟，不下四五十人，以兩人縛一人，亦堪自治。想欽使必不忍引他國之警員，捕已國禮坐之學生。故雖目視警員之叢聚于室外，而淡然置之。京卿知不可與語，乃出，就對面洋客座用膳。嗣有使署繙譯馮君孔懷、舊識吳君、溫勸吳君。吳君等叩首謝之，彼亦去。室外一時俱寂，並警員亦出就外舍。吳君等無可奈何，垂頭而坐，腹中飢火如焚，口渴神疲，兀然假寐，寂無音聲。諸君方有入夢者，忽室外聲大作，皆驚視。有佩刀者，有執紅白燈者，有似兵官狀者，三四十人，共入室，呼諸人起。廿六人者無一能解語，不知作何詞，似聞一服紳士洋服者對

吳君云。速自行。往警署。免執持失体面。又於衆中指孫君曰。哭拿甫泰利大開。猶云。傳捕此二人。吳君方欲有言。已有兩警員各執一手。如扶孝子然。飛擁而出。見孫君亦由一警員挾之出。餘人各奔隨。警員執灯十許簇護之。至使署外。細雨如織。警員擁吳君及孫君直向北趨。諸君噪欲同往。爲警員逐散如流星。吳君等走一里許。至警署。警員釋手。稍似禮貌者。命就接應所坐。致一火鉢。備吸淡瓜巴。久坐。命吳君一人至內間。亦似客座者。署長方在座。命同坐。語言不通。以筆代談。先問宿所。次問姓名。次問何日到東。次問何故誘多衆迫公使館。吳君言去者有名單。皆可捕問。如誘衆有據。即請治罪。否則公使妄入人罪。亦宜查問。署長無言。又問去見何爲。吳君曰。因入校之事。署長曰。既爲入校事。何爲穩和之途。不出乎。吳君云。膝坐而語。徐徐謹對。始終坐地。未尺寸移。不知穩和何如。署長無言。又問入校挾何目的。吳君即以小林氏所許三事。爲學生之同願。僅因其間有出小林氏意。于國体未完。故尙待後命。忽捕至此。署長無言。有譯人告曰。上官心裏明白。你無事。可回去。吳君言無面目見人。願永禁。署長及譯人皆笑。姑至始入之室。其時夜半之一時有半。孫君復去問話。吳君倦甚。假寐而坐。比醒。

天已明。署長與譯人至吳君室。謂曰。孫君願歸。你亦可歸。吳君不願。署長問用意之所在。吳君曰。被捕固當。入校事尤注意。署長曰。入校事。午後二三時可再來。與小林共計君等之便利。吳君聞將計便利。大喜。即曰。如此願暫歸。遂會孫君同出。時天甫明。雨不止。警員殷殷問識路與否。謝之而出。得一車。吳君與孫君同歸。是日中歷六月廿五也。午後吳君至。警署二長與小林氏均晤坐。吳君再向小林氏申前夜之說。小林氏拒不許。吳君曰。此事本無與先生事。姑置之。請爲問昨日被捕何故。小林氏初不肯。後堅請之。署長言捕拿非日本警察意。乃清國公使所命。必往問公使。吳君欲即日往問。不能許。言三日內禁不令學生入使署。約二日後再去。吳君遂歸。吳君之在警署也。留學生因聞昨日之事。有四十五人至使署求見公使。入署與警員論理。未捕者二十餘人。仍捕至署者周君家樹等二十餘人。皆稍問即釋。其明日。中歷六月廿六日。遇 皇上萬壽日。吳君因警署已許人入署。先爽約。遂作書告之。隨同學廿餘人。共至使署祝 萬壽。并問入校及被捕事。警員二三十人列署前。不得進。急闔柵門。如禦大敵。吳君通意于閹人。不許。遂告明日一人獨去。

二十七日午後。吳君一人獨在。仍爲警員及閹人所格。惟閹人對甚謹。且約三四日後。公使必賜見。近方商榷前夜之事也。吳君唯唯。自是吳君之寓常有巡查守瞭。六月三十日夜。范君源濂因議教育事。留吳君宿彼處。巡查亦終夜立門外。七月一日。吳君欲依使署約。再謁公使。留學生會館幹事諸君言入校事可有成議。切囑毋往。遂未去。吳君與同寓人在日本橋買書物。二日早九時向近。忽一警員至吳君寓。約吳君孫君共於十一時至警署。並言道路不可辨。已命巡查三人同行。十時。吳孫二君同出。巡查小林氏大賀氏小山氏三人尾後。遂共坐人力車。徑至警視廳。警視廳者。東京警察之總署。非前夜麴町一區之警署也。入門後。坐接應室。一巡查先入。久之久之。已午後一時。方招得一譯人至。共見廳主事管井誠美氏。禮之。命坐。出內務省大臣內海氏令曰。清國留在之吳敬恆孫揆均二人。查有妨害治安之事。即令退去本國。傳與本人知之。并令明日早六時。即偕巡查從瀛車至神戶。由神戶上瀛船回上海。譯人者。多半不能解。吳君等請治裝遲一週行。不許。請本木曜至橫濱。又不許。請本日暫歸。又不許。無如何。止可聽之。雖婉曲陳此次情形。皆止歉愧。以爲大臣命令不可返。吳君等遂笑受之。然仍軟禁之於客室。警官等尙以求書等博生趣。

蔡使第二次要求警察入署拘捕學生始末記

吳孫二君既退去。秦君毓鑾以此事大辱國體。大失國權。是日本政府徇公使之請。或日人干預而公使不知。固非學生所知。顧事關國家。學生自有應盡之義務。不容漠視。然學生無權。惟有仍懇公使力爭挽回。謀之張君肇桐等。亦以爲然。乃擬長函。署名者秦君毓鑾。張君肇桐。吳君榮。楊君我。江湖君克猷。許君家澍。顧君乃珍。鈕君瑗。夏君士驥。沈君宏豫。共十人。中歷七月初九日由郵局寄呈。

原書以限于篇幅
擬俟下期補登

初十日署名諸君約同謁公使。嗣因人多。恐公使疑慮不見。唯秦君張君二人同往。進使署。有巡查詰問。告以欲見欽使。尋有閹人來。各出名刺與之。閹人入內。良久出曰。欽差有客不見。有事見王監督可矣。王監督者即王君雷夏也。引入一室。室內有額曰聽濤。挹翠樓。秦君謂閹人曰。欽差有事。吾等可坐以待之。有要事須面陳。不欲見王監督也。閹人出。旋有隨員張君季生來。告以見欽使之故。乞爲轉達。張君允之。入內良久出曰。你們的信尙未接到。九人入成城事。欽差萬無不允之理。唯須待福島回來與之商

量。至吳孫退去之事。雖若可爭。然是日本的法律。張君肇桐告以不可不爭之故。且有可爭之理。張君曰此是專門學問。我不敢率爾而對。且待你們的信到了。再徐徐商量罷。今日欽差有事不見。日後再見罷。秦君等辭之而出。

十一日下午顧君鈕君同往使署。見王監督。王君之言。與昨日張君所云大略相同。

十二日下午秦君夏君沈君同往。閩人入告。出曰欽差有事不見。你們的信亦已接到。所請均可緩商。秦君曰既不賜見。可賜復諭否。閩人曰欽差說明日有覆諭。可以親自來取。一定不誤。秦君恐失約。出名刺書其上曰。十三日來取覆諭。以示閩人。曰一定不誤乎。曰不誤。遂歸。

十三日諸君因今日可得公使覆諭。均欣然欲往。下午二時半。秦君毓鑾張君肇桐胡君克猷楊君我江顧君乃珍許君家澍劉君鍾福陳君秉忠夏君士驥沈君宏豫鈕君瑗約同詣使署。嗣因人多恐干妨害治安之例。遂分班而往。秦君一人先行。至則正門已閉。僅啓東側門。有巡查二人禁不使入。旋有閩人出詰問何事。秦君曰求見欽差。閩

人曰不見。秦君曰見王監督亦可。探懷中片紙書姓名與之。閩人與巡查低語片時。遂引之入內。在樓梯下遇王君。同入一室。即前所至聽濤挹翠樓也。秦君以來取覆諭并求見公使意告之。王君曰昨日見欽差。欽差云吾宗旨已定。以後學生來一概不見。兄弟見你們來的信。說得很是。恐欽差看不清楚。反復誦說。欽差亦已明白。云九人入成城事。一定不送。吳孫二人退去之事。是日本政府的法律。與欽差不關。命兄弟將此意告訴你們。並沒有復諭。你們亦不必見了。秦君曰學生等今日來已第四次。言人人殊。第一次見張君季生。則曰九人入成城事。欽差萬無不允。終要待福島回來與之細商。吳孫退去之事。亦可從緩商量。第二次仍因公使不見。來見先生。先生云云。與張君意略同。第三次并先生亦未之見。閩人傳欽差諭云。明日有復諭。可以親自來取。今日先生乃云並沒有覆諭。九人一定不送。吳孫退去之事與欽差不關。何以前後歧異若此。令學生等不知所遵。誠欲面見欽差。一釋疑團。王君曰今日兄弟所說。實在是昨日欽差面諭的。至於張君所云與閩人所告。兄弟不知。秦君曰就入成城學校一事而論。欽差第一次諭文云徐圖轉圜。第二次諭文則云礙難咨送。前兩次先生及張君又云欽

差萬無不送之理。論文與傳言不同。論文又前後不同。傳言亦前後不同。學生等實在不明白。王君呆想半晌曰。什麼論文。秦君曰。論文登在日本報上。日本人都曉得。豈欽差衙門的人反不知耶。王君曰。鳴。就是諭帖罷。自然以諭帖爲準略。語未已。聞外間人聲喧雜。奔走樓上下。若有大事者。忽聞人啓門來告曰。又有數學生欲見王老爺。王君曰。我因邊監督回去。暫行代理。我實在並不是監督。要見我什麼。我爲他們已奔走了不知幾許。見了欽差。欽差云。學生一定不見。你將此意告訴他們。就是略。要見我什麼。聞人出。王君又謂秦君曰。兄弟生長江蘇。故江蘇人來。無不竭力招呼。爲這件事。兄弟已不知走了幾許。見過欽差。請欽差見見學生。欽差云。你們不要來胡說。我自有宗旨。學生們一定不見。唉。欽差不見。你們有什麼法子呢。秦君曰。江蘇人承先生厚遇。固甚感激。然觀先生對聞人云云。不但欽差不賜見。即先生亦不賜見。不但先生等不賜見。且并使館而不能入矣。學生來時。正門已閉。警察看守。今屏於門外者。不知幾多人。學生幸而至此。必求望見欽差顏色而後退。王君無辭。旋去。久之來曰。這是沒有法子。只可仍爲你們去奔跑。就是略。適張君肇桐等十人亦至。王君遂去。有頃來曰。欽差云。宗旨

已定。學生一定不見。欽差意思盡於兩次諭帖上。張君肇桐曰：爲何不見。如疑學生等有他意，可仿小試例，搜檢身子而後進見。王君及旁聽者皆笑曰：這亦何必呢。諸君錯雜陳對。王君忿忿而去。秦君等無可奈何，只得默坐待命。室外闐其無人，惟聞別室隱隱有聚議聲而已。久之有二僕來，善爲說辭，勸秦君等散。秦君等婉言却之。頃之有馮君孔懷與二日人至，一紳士服，一武裝，均警察官，相視不語。馮君者使館繙譯也，亦以欽使不見之意相告。且問如何而後諸君肯散。秦君曰：毓凌等此來有二事，一爲吳孫押回，大辱國體，請欽使至日本政府力爭事；一爲鈕君瑗等九人欲入成城學校，仍請欽使保送事。力爭事爲重，保送事爲輕。如欽使決計不肯保送，此事不妨作爲罷論。惟吳孫退去事，大辱國體，大失國權，欽使爲中國之官，學生爲中國之民，欽使可爭而不爭，是欽使放其責任；學生可請而不請，是學生棄其義務。欽使已放其責任，故學生決不忍再棄其義務。學生微賤無能爲力，故唯有懇求本國公使與彼力爭。如欽使不允力爭，學生等決不忍退出使館一步，必求得請而後去。如欽使允爲力爭，即不面見，賜手諭以示信。學生即遵命而退。此次求見與前次吳孫求見事全不相涉。吳孫爲學生

入校事而來。毓塗等爲爭回國權事而來。前次欽使以吳孫爲首。故重辦二君。此次欽使如欲究爲首之人。則毓塗爲首。即以片紙書姓名授馮君。懇其轉達。馮君允之而去。時已五時。觀者如堵。須臾馮君出。致欽使之命曰。辦理此事。欽使自有權衡。賜見賜諭。萬不能。諸君云。前數次來求見。言人人殊。是真是僞不可知。非面見欽使。終不能得要領。馮君疑衆人訾己也。辭色之間。亦頗悻悻。時王君及向日所見張君季生亦來。徧向衆人遊說。以從緩商酌爲言。秦君曰。吳孫押回。已非一日。學生等所以不急來求見者。以爲欽使必有措施。靜俟數日而無所聞。始而上書。繼而求見。一而再。再而三。不謂不緩矣。辱國體。失國權。此何等事。而以從緩二字推諉乎。如押回之事。出于欽使之意。是開門揖盜。忍心害理。固不可謂人矣。如日本無故而干預也。則欽使分所當爭。何必待學生之請。乃學生請之而不允。且拒絕不見。是何心歟。欽使不以學生待學生。學生決不忍不以欽使待欽使。唯忍不以學生待學生也。則前例具在。警察威嚴。不妨再借。唯不忍不以欽使待欽使也。故必堅請力爭。所以不負欽使。所以不負國家。所以盡國民之義務也。又有以日後求見爲勸者。秦君曰。今日來此。已屬萬幸。自今以後。使館且不能進。

况求見乎。胡君沈君張君亦相繼辨之。王君等知不可說。乃向鈕君劉君曰。你們諸位如何。如以我爲友。聽我一言。我們且去散散步罷。鈕君等亦不爲所動。秦君乃正言告王君等曰。諸先生百般遊說。不過欲學生等散去耳。此辱國大事。諸先生均中國人。不引爲己責。猶忍爲此遊說之言耶。忽有一魁偉丈夫。美鬚髯。身著藍衫。棗紅馬甲。濶步入門。大言曰。此事本與我不關。我不過從旁勸說。欽使任大責重。第一顧邦交。第二保護商務。第三方照料你們留學生。何得因區區小事。與日本政府決裂耶。張君等曰。辱國體。失國權。何等大事。豈區區留學生小事乎。彼丈夫者揚揚而去。去已遠。高聲言曰。欽使不肯見。我們有什麼法子。我們能將欽使提出來麼。頃之又曰。那是沒有法子了。只有叫巡捕來了。王君又來曰。此室是我們吃飯處。今飯都不能吃了。請諸君在此用飯罷。衆人皆退出曰。請諸位用飯。學生等寧忍飢待命。不得命。飢餓一二日不妨也。均立於廊下。僕人尋來點燈。觀者皆去。諸君仍入室。列坐。未幾王君來曰。我們要來吃飯了。請你們出去。於是諸君仍至廊下。警察官二人引巡查七八人上樓。分立兩旁。隨員僕役亦紛沓至。王君拉陳君出。繼拉劉君出。拉鈕君。鈕君不肯。拉秦君。亦不肯。學警察

官對衆人言。多不解其語。語畢。乃引巡查挾秦君出。諸君亦被擁而出。出館門。巡查命各散歸。諸君皆謂辱國大事。請飲使力爭而不得命。反召警察驅逐出門。胡忍散歸。竄立斃以待命。皆堅立不動。有一警察官操漢語曰。歸則歸。不歸則往警察署去。諸君同聲曰。不歸。逮捕則唯命。諸巡查遂掖秦君等而行。約一里許。至警署。同去者有楊君張君胡君許君夏君鈕君沈君顧君共九人。均軟禁之於應接室。致米湯二壺。諸君飲之。坐良久。一警察官能漢語者。手持一紙。命各人書姓名于上。使秦君入內。署長南面坐。命秦君坐側。授以紙筆。命述此事緣由。畢。署長閱之。一人操漢語曰。吾上官明白。諸君可歸。以後往使館者。不得過三人。秦君出。復召胡君入。亦如是命之。久之乃出。十一時釋回。

論說

論學生公憤事

中國之新民

本報論說定例皆論通義不論一專件之問題此篇應登國聞短評中今載於此者因全報印刷已成而茲事所關中國前途甚大亟宜布告海內質曲直於國民不能俟諸半月以後故將已付印之新民說抽出實諸次號先登本篇此事件於本號國聞短評中餘錄中皆有所詳叙但今夕最近之奇案尤動公憤故再補論之 七月初二日漏三下 著者識

凡文明國之所以立莫急於養人才。今日我政府官吏之言維新者亦曰莫急於養人才。然養人才之手段有三種。一曰以養人之法養之者。二曰以養牛馬之法養之者。三曰以養雞豚之法養之者。何謂養牛馬之法養之。以備驅策鞭笞者是也。何謂養雞豚之法養之。以備烹烹鬻割者是也。吾昔以爲政府官吏不過以牛馬之養養人才也。吾今乃知其直以雞豚之養養人才也。嗟乎痛哉前此之既烹既割者不忍言矣。而今乃

又磨刀霍霍而來。雖曰吾國多才。抑何以堪此。

七月初二日

即西歷八月五日

日本警察署忽有將吳君敬恒、孫君揆均遞解回籍之事。留學生

方奔走相急難。而警吏已護送西發。吳孫二君以何罪蒙此奇冤。莫能知也。而其獲罪

之起因。可以推揣知之。罪何在。曰在請公使送學生肄業。

參閱錄門

官立學校既必須公

使保送。然則學生非求公使。將更何求。求送學而有罪。則留學。其先有罪矣。而吳孫二

君又非自求也。乃代他學生而求之。代求送學而有罪。則凡關涉於學事者。其皆有罪

矣。蔡氏之職。公使也。其自認為國民之代表。為朝廷之代表。姑勿問。即以朝廷論。去年

秋冬間。不嘗屢下明詔。令公使保護照料學生乎。然則送學之事。豈其待學生自求之。

豈其待他人代學生求之。待其自求。待其代求。則公使已不知其罪矣。不自知其罪。則

反以罪無罪之人。亦何怪焉。

吳君者北洋大學堂南洋公學之教師也。廣東大學堂之顧問也。

舉人字稚暉

孫君者南菁

書院之學長也。

舉人內閣中書字叔方

乃不願作師而願作弟子。其為非尋常人可想矣。吾國有

此等人才。是吾國前途一線光明也。其之代學生以哀請於公使也。為學生非自為也。

又爲現在學生將來學生之全體大局而非徒爲此區區九人也。此九人者不見送其事抑末矣而後此源源而來之學生不知幾何其必欲入官立學校者不知幾何則其待送於公使者亦自不知幾何而公使於學生既已視如仇讐前此之留難者既屢見不一見然則此後公使與私費生之交涉如何實以此九人者爲最後之問題有此哀請而得不得尙未可知無此哀請則私費生入學之途真永絕也兩君之斷斷於此問題夫豈得已也。

警察署之命退兩君也。其名曰妨害治安。夫中國人在中國主權地而要求所應得之權利其與日本之治安有何與也。夫使兩君之要求而出於強硬手段則其於治安也猶有辭。顧兩君之與公使交涉不過一度其問答語一字一句皆詳見於留學生會館布告文。參閱餘錄門聲聲公使聲聲學生從容委曲之口吻吞聲忍氣之情狀讀者猶將哀嘆之而不謂似此已逢大清國欽差大臣之怒呵責不已而至於斥逐斥逐不已而至於逮捕逮捕不已而至於遞解也。

留學生既不得請於公使於是抗電以伸訴於北京政府亦要求權利之次第當如是。

也。而公使則已先自飛電徧告要津曰。留學生造反。夫留學生皆在日本也。吾不知所。謂反者反日本乎。反中國乎。噫。我知之矣。其意曰。若輩何人。乃敢訐公使。反之云者。反公使云耳。以數百人決議所同認之罪惡。而有訐之者。則可以任意坐以大逆不道之名。此眞文明國民所百思不得其解者也。而吳孫兩君之罪案。於是焉定矣。

案既下。留學生動色相奔走。或以質問於公使。公使則曰。吾亦不認吳孫之有罪。此日本政府之意。吾不知之。嘻。是何言歟。公使者有保護本國人之責任者也。公使而不知之也。則宜提出詰問於日本政府。公使而認爲無罪也。則宜抗爭於日本政府。以營救之。日本既許外國人有內地雜居之權。既居其地。即有居民應享之權利。夫安得以無罪之人。而妄逮捕。妄驅逐也。公使而知之也。認其有罪也。猶可言也。不知之而不詰問。認其無罪而不營救。然則我國國民。每歲以十數萬之膏血。豢一木偶之公使。何爲也。嘻。欲轆轤之。則轆轤耳。欲蒞醢之。則蒞醢耳。而彼胡爲者。

吾不怪夫日本人受公使之愚。何以如是其易。吾惟怪夫公使所憑藉之力。何以能使日本人受愚。如是其易。吾尤怪乎我國國民。何故不有其權。而甘讓諸公使。吾又怪乎公

使何故不有其權而甘讓諸日本人公使對於日本人褻代表一國之資格國民對於公使褻自主一國之資格公使斗筭吾不屑責之顧安得不爲我國民警告也

我國民以此爲區區僅小之問題乎內爭之事而託調停於外人既辱國矣內爭不能克而假外人之權力以干預之辱益甚矣乃至內並不爭而防其萌蘖焉乞外人以先事而鋤之其辱更何如矣辱猶可也而生此國爲此民者苟有一毫不肯放棄權利之心則一啓口一舉手一投足而無不爲罪而四萬萬人豈有復見天日之望耶本國政府已矣而復有他國政府爲之後援吾民之在內地者他國未能直接以奴隸之則借本國政府爲傀儡焉吾民之在海外者本國不能直接奴隸之則借他國爲傀儡焉於彼乎於此乎無所往而不奴隸苟不甘是者則五洲雖大竟無所容痛乎

附記一則 初三日下午記

吳君之被逮也。以爲士可殺。不可辱。欲以一死喚醒羣夢。起國民權利思想。乃於初三日午前六點鐘。警吏拘引出竟時。自沈於河。以救獲甦。吳君非厭世主義。欲一瞑以謝責也。亦非有所畏而自戕也。欲以此示不爲奴隸者之模範而已。嗚呼。留學生其念之。嗚呼。國民其念之。吳君被救後。友人檢其衣底得一小包。封題「其言也善」四字。內一書云。

信之以死。明不作賊。民權自由。建邦天則。削髮維新。片言可決。以尸爲諫。懷憂曲突。唏噓悲哉。公使何與。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亡國之慘。將有如是。諸公努力。僕終不死。

吳敬恒絕命作此。敬恒所以就死於大日本國者。奉勸大日本念唇齒之義。留學一事。不可阻礙。如欲興我國家。尤以顧全私費學生之便利爲最要。若專取現在政府之信用。恐未得其益。先受其害。因我國皇上方蒙難。官場之腐敗。爲

二十四史所少見。若大日本國官人久與相處。與之俱化。則支那之利益不可得。而大日本之良風墮矣。大日本良風一墮。將胥黃種人盡奴於白種人。豈不可哀矣哉。

八

又敬恒一人已伏其罪。一切被連引之孫君等。宜可復其自由歸國之權。

光緒廿八年七月三日即明治卅五年八月六日

論說

敬告留學生諸君

中國之新民

某頓首。上書於所最敬最愛之中國將來主人翁留學生諸君閣下。某聞人各有天職。天職不盡，則人格消亡。今日所急欲提問於諸君者，則諸君天職何在之一問題是也。人之天職本平等也。然被社會之推崇愈高者，則其天職亦愈高。受國民之期望愈重者，則其天職亦愈重。是報施之道，應然不得以尋常人爲比例而自諉者也。今之中國岌岌矣。朝廷有欲維新者，則相與咨嗟焦慮。曰：噫，無人才。民間有欲救國者，則相與咨嗟焦慮。曰：噫，無人才。今靡論所謂維新救國者，其果出於真心與否？乃若無人才，則良信也。既無現在之人才，固不得不望諸將來人才。則相與矯首企踵，且祝且禱，曰：庶幾學生乎。庶幾學生乎。此今日舉國有志之士所萬口一喙，亮亦諸君所熟聞也。夫以前後一二年之間，而諸君之被推崇，受期望也。忽達於此高度之點，是一國最高最重之天職，忽落於諸君頭上之明證也。諸君中自知此天職者固多，其未知之者當亦不乏。

若其未知也。則某欲諸君自審焉。自認焉。若其已知也。則某有欲提出之第二問題。即諸君之天職爲何等之天職是也。某竊以爲我國今日之學生。其天職與他國之學生。則有異矣。何也。彼他國者。沐浴先輩之澤。既已得有鞏固之國祿。善良之政府。爲後輩者。但能盡國民分子之責任。循守先業。罔使或墜。因於時勢。爲天然秩序之進步。斯亦足矣。我國不然。雖有國家。而國家之性質不具。則如無國家。雖有政府。而政府之義務不完。則如無政府。故他國之學生所求者學而已。中國則於學之外。更有事焉。不然則學雖成。安所用之。譬之治生。然彼則藉祖父之業。有土地。有會社。有資本。爲子弟者。但期練習此商務才足矣。我則錢。不名一地。無立錫。雖讀盡斯密亞丹約翰彌勒之書。毋亦英雄無用武地耶。謂余不信。請罄其說。今諸君所學者。政治也。法律也。經濟也。武備也。此其最著者也。試思生息於專制政體之下。而公等挾持所謂議會制度。責任內閣制度。地方自治制度等種種文明之政治。將焉用之。以數千年無法律之國。僅以主權者之意爲法理。主權者之口爲法文。權利義務不解爲何物。而公等挾持浩如烟海之民法。刑法。商法。民刑事訴訟法。將焉用之。全國利權既全歸他族之手。此後益剝割餽遺。

而未有已。官吏猛於虎狼。工商賤於螻蟻。而公等挾持所謂經濟學。經濟政策。將焉用之。朝野上下。以媚外爲唯一之手段。其養兵也不過防家賊耳。居今日之中國。而爲軍人。舍屠戮同胞外。更無他。可以自効。而公等以軍國民自命。挾持此等愛國。憤之尙武精神。將焉用之。自餘諸學。莫不皆然。由是觀之。諸君學成之後。其果有用耶。其果無用耶。同一不龜手之藥。或以霸。或不免於泮澗。統吾覓夫今日中國之社會。亦泮澗。統諸君焉耳。苟不欲爾者。則除是枉其所學。以求合者也。枉其所學。以求合。殆非諸君意也。於是乎不龜手之藥。乃瓠落而無所容。某竊嘗爲諸君計矣。諸君於求學之外。不可不更求。可以施演所學之舞臺。舊舞臺而可用也。則請諸君思。所以利用其舊者。舊舞臺而不可用也。則請諸君思。所以築造其新者。一言蔽之。則毋曰吾積所學。以求當道者之用。我而必求吾有可以自用之道而已。此實諸君今日獨一無二之天職。而歐美日本之學徒。所不必有事者也。乃諸君中。或有僅以閉戶自精。不問時事。爲學者。唯之本分。是吾所未解一也。某以爲諸君之在他日。非有學校外之學問。不足以爲用於中國。其在今日。非求學問之程度。倍蓰於歐美日本。人不足以爲用於中國。他日之

事且勿論。今日之事。問果能有倍蓰於人者乎。靡論倍、蓰也。平等焉。且無有矣。靡論平等也。半之焉。且無有矣。夫諸君今日於學初發軔也。吾又安敢以他人數十年之學力。遽責望於新學之青年。然立夫今日以指將來。度卒業之後。能倍蓰之乎。能平等之乎。能半之乎。是不可不自審而自策厲也。僅平等之。猶不足以爲用。乃諸君中或有學未半他人而沾沾然有自滿之色。是吾所未解。又一也。諸君其勿妄自菲薄。猥與本國內地老朽之徒校短長也。彼老朽者。靡特諸君今日之學足以傲之。雖據拾一二報紙之牙慧。亦可以爲腐鼠之嚇焉矣。諸君自思其受社會之推崇。期望者。視彼輩何如。願乃以僅勝於彼而自豪也。閉門以居。雄長婢僕。勇士其羞之矣。今諸君立於世界競爭線。集注之國。又處存亡絕續間。不容髮之時。其魄力非敢與千數百年賢哲挑戰。不足以開將來。其學識非能與十數國大政治家抗衡。不足以圖自立。豈乃爭甲乙於一二學究。賣名聲於區區鄉曲也。某聞實過於名者安。名過於實者危。成就過於希望者榮。希望過於成就者辱。此某所日夜自悚懼而深願與諸君共之者也。諸君之被推崇受期望。既已如彼矣。他日卒業歸國。則我國民之秀者。其必列炬以燭之。張樂以迓之。舉其

生平所痛苦所願望而一以求解釋於諸君諸君中之真成就者吾知其必有以應也。而不然者虛有其表。披拾一二口頭禪語。傲內地人以所不知。內地人甯能測焉。則從而神明之。彼亦久假不歸。忘其本來。侈然號於衆曰。吾之學自海外來也。愈被崇拜。則愈滿盈。愈滿盈。則愈恣肆。甚者則弁髦道德。立身行己。處處授人以可議之地。及數月數年以後。與彼真成就者相形。見細破綻。盡露則後此之非矣。有數倍於前此之名譽者矣。損一人之名譽。猶可言也。或者不察。乃曰。吾疇昔所崇拜所仰望之留學生。乃亦如是而已。而使一團體之聲價。爲之頓減焉。則是障礙我國進步之前途。豈淺鮮也。某願諸君於今日而先圖所以自處也。抑猶有欲陳者。內地人之崇拜諸君。期望諸君也。重箇人乎。重團體耳。何以知其然也。疇昔未嘗無學生。疇昔之學生未嘗無英秀者。而顧不見重。則今以所以重。重此葱葱鬱鬱千數百人。有加無已之團體。明也。既以是見重。則諸君所以自重者。宜如何於此點三致意焉。殆無俟旁觀之詞。贊也。而至今未能於精神上。結一完全鞏固之法。團此吾所不解。又一也。今形式上之團。則既有之矣。雖然。團之所恃以結集。非形式而精神也。夫人之地位各不同。人之經歷各不同。人之希

望各不同。以千數百之人。而欲使有同一之精神。吾固信其難也。雖然有鏈而結之者。一物焉。則諸君皆帶有同一之天職是也。天職既同。則所以求盡此天職者。其手段雖千差萬別。而精神皆可以一貫。故某以爲今日諸君所急者。在認定此天職。講明此天職而已。苟不自知其天職。或知矣而甘自放棄焉。雖形式上日日結集。猶之無益也。今諸君中。或主溫和。或主激烈。或慕爲學者而孳孳伏案。或慕爲政治家而汲汲運動。凡此皆可以爲盡我天職。達我目的之一手段。一法門也。人之性質各不同。人之境遇各不同。我之所能。他人未必能。我之所宜。他人未必宜。而凡一團體之所以有力。必恃其中種種色色之人。莫不皆有各盡其才。各極其用。所謂回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善之大者也。但求回歸。但求一致。不必以途之殊。慮之百爲病也。而諸君或以手段之差別。而互相非焉。此吾所不解。又一也。嘻。吾知之矣。其相非者。以爲必如我所持之主義。所由之手段。乃可盡其天職。而他則爲天職之蝨賊也。以某計之。諸君所以盡此天職者。必非可以一途而滿足。大黃芒硝。時亦療病矣。間諜藥引。時亦需人矣。竹頭木屑。時且爲用矣。而何必自隘以自水火也。故苟以他人爲未解此天職也。則苦口而強聒之。熱

心。而。發。明。之。諸。君。之。責。也。從。而。怒。之。從。而。排。之。吾。未。見。其。有。利。也。凡。欲。就。大。業。者。莫。急。於。合。羣。此。諸。君。所。同。認。矣。然。合。羣。之。道。有。學。識。者。易。無。學。識。者。難。同。一。職。業。者。易。不。同。一。職。業。者。難。同。一。目的。者。易。不。同。一。目的。者。難。諸。君。同。在。學。界。同。為。青。年。同。居。一。地。同。一。天。職。其。學。識。之。程。度。亦。當。不。甚。相。遠。此。而。不。合。群。則。更。無。望。他。羣。之。能。合。矣。外。人。之。謂。我。中。國。也。曰。灘。邊。亂。石。曰。一。盤。散。沙。某。深。望。諸。君。一。雪。此。言。組。織。一。嚴。格。完。備。堅。固。之。團。體。以。為。國。民。倡。也。某。聞。奧。人。利。人。之。能。逐。梅。特。涅。也。曰。由。學。生。意。大。利。人。之。能。退。法。軍。也。曰。由。學。生。俄。維。斯。人。之。能。組。織。民。黨。也。曰。由。學。生。今。日。全。地。球。千。五。百。兆。人。中。其。箇。人。之。權。力。最。大。者。宜。莫。如。俄。皇。矣。俄。皇。他。無。所。畏。而。惟。畏。學。生。參。觀。本。號。國。聞。短。評。畏。者。何。畏。其。團。體。也。故。雖。謂。學。生。團。體。為。世。界。無。上。之。威。權。可。也。諸。君。之。天。職。不。可。不。盡。也。既。若。彼。其。勢。力。之。可。以。利。用。也。又。若。此。此。而。自。放。棄。焉。以。伍。於。尋。常。人。某。不。得。不。為。諸。君。惜。也。抑。某。聞。之。天。下。惟。盡。義。務。者。為。能。享。權。利。諸。君。毋。曰。吾。黨。千。數。百。人。中。其。能。提。挈。是。而。擴。張。是。者。不。知。幾。何。吾。一。人。無。足。重。輕。焉。羣。者。衆。人。之。積。也。一。人。放。棄。其。義。務。則。羣。之。力。量。減。其。一。十。人。放。棄。其。義。務。則。羣。之。力。減。其。十。如。是。則。其。羣。終。為。人。弱。而。已。某。見。夫。

內地志士。疇昔屬望於學生團體最殷者。今則漸呈失望之色有焉矣。某敢信諸君必非辜天下之望者。然其望之也愈益切。則其責之也愈益嚴。責之也愈益嚴。則其失望也愈益易。某願諸君日採輿論爲監史。而因以自課也。某所欲爲諸君忠告者。殆盡於此矣。雖然。猶有重要之一言。某以爲中國今日不徒無才智之爲患。而無道德之爲患。朝廷所以日言維新而不能新者。曰惟無道德。故民間所以日言救國而不能救者。曰惟無道德。故今日諸君之大職。不徒在立國家政治之基礎而已。而又當立社會道德之基礎。諸君此之不任。而更望諸誰人也。任之之道奈何。曰。其在他日立法設教。著書演說種種手段。吾且不必豫言。其在今日。則先求諸君之行誼品格。可以爲國民道德之標準。使內地人聞之。以爲真摯勇敢。厚重慈愛者。海外之學風也。從而效之。毋以爲輕佻涼薄。驕慢放浪者。海外之學風也。從而效之。由前之說。則海外學風將爲一世功。由後之說。則海外學風將爲一世非。嗚呼。三十年前之海外學風。其毒中國也至矣。彼輩已一誤。某祝諸君毋再誤也。若夫有借留學爲終南捷徑。語言文字一入股也。講堂功課一苞苴也。卒業證書一保舉單也。若是者。非徒污辱學生之資格而已。且污辱國

民之資格。莫此爲甚也。亡中國之罪魁。舍彼輩。莫屬矣。某祝諸君中無此等人。苟其有之。則某之言。非爲彼輩言也。凡茲所陳。諒諸君所熟知。顧不避駢枝而縷縷有所云者。昔吳王常使人呼其側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則應曰。不敢忘。南泉大師常使人呼其側曰。主人翁。常惺惺否。則應曰。常惺惺。蓋晨鐘道鐸。固有發人深省者焉。竊附斯義。聒諸君之側。而進一言。儻願聞之。某頓首。



餘錄

上蔡公使書

欽使大人節下。日前迭來晉謁。未覩鈞顏。不數日間。乃日人遽來干涉。有吳二君退去之命。諸生惶恐。莫知所爲。不揣冒昧。敢竭愚忠。爲左右陳之。吾國晦盲否塞。孱弱極矣。內亂外侮。環視迭起。兵戈死喪之慘。牛馬奴隸之悲。中原四顧。爲期匪遙。我生不辰。罹此巨厄。嗟乎。上下之人。亦可以知所鑒戒。急圖救死矣。今同國之人。來寓斯土者。上有欽使。下有學生。爲欽使者。當如何竭誠盡忠。以稱其職。爲學生者。當如何勉強學問。以成其身。而欽使之與學生。當如何相勉相勸。期各致其力。以報其國家。故設欽使。漠視學生。以學生爲不足恤。知己之可以爲力而不爲。或爲焉而不力。是欽使負學生。負學生。即負國家也。設學生薄視欽使。以欽使爲不足恃。知欽使可以爲力而不請。或請焉而不堅。是學生負欽使。負欽使。即負國家也。欽使不願學生負國家。學生亦豈欲欽使負國家哉。乃知事有大謬不然者。吾國留學生欲學陸軍。必入成城學校。入成城學

校。必欽使咨送。是成例也。邇來有私費學生數人。求請咨送。未蒙俞允。竊謂私費留學。宜蒙獎勵。乃反遭擯斥。是何意耶。賢者用意。良非下愚所知。意者節下駐劄此邦。職重外交。故學生入學一事。可置之不問乎。然已入成城諸生。皆經咨送者也。抑官費學生。有王公大人之恃。當垂青眼。私費學生。下賤者多。宜遭白眼乎。然成城諸生。未嘗無私費者也。抑隆軍定額。節下預有成算。成城諸生。學成而歸。已足干城之選。餘者可概置不理乎。抑後來諸生。均有宿仇。不宜輔虎以翼乎。數者均小人臆度。君子諒不出此。然可以爲力而不爲。學生等疑惑不解者一也。吳敬恒孫揆均等。亦留學生耳。熱心愛國。不忍坐視。於是有聯名環保之議。經吳京卿之請。而承節下允准。惟不願親自保送。逕以環保諸人向參署保送。該署因與向例不符。即行駁回。而節下不圖更正。延擱至今。夫始不肯送。繼因不得已而送。乃又不自保送。致參署照例駁回。而又不思更正。種種阻抑。學生等所疑惑不解者二也。吳孫二君。因此入署請謁。面陳衷曲。時因欽使適有要公。無暇接見。吳孫等忍飢以待。自午至夜。無有倦容。旣得賜見。坐地陳辭。未嘗失敬。至力爭辭職等語。緣節下非喜譽惡直者流。故不自居于失言之列。况父有諍子。君有

評臣。古人以爲美談。載之史冊。吳孫之言。何以異此。上足追古人之遺風。下足矯當今之諛習。乃節下不察。始而忿不可遏。拂衣而去。繼而電請警察。押入警署。夫學生本國之學生。警察外國之警察。藉外人之威力。欺本國之學生。稍有人心。當不出此。而節下竟毅然爲之。是學生等大惑不解者三也。翌日復有學生二十餘人。相率求見。而警察林立。如臨大敵。被捕者復有數人。辱士辱國。莫此爲甚。數日前日本政府遽命吳孫二君退去。警察遮護。無異虜囚。嗚呼。逐吳孫二君。辱學生。小事也。欽使與學生交涉。而日本政府。強行干預。失國權。大事也。使退去之令。出于欽使之請。是欽使惟恐國權之不失。而求外人奪我權也。是惟恐學生有志。惟恐學生熱心。已無辭摧殘熱心有志之學生。假手於外人以償私志也。是惟恐熱心有志之學生。忠君愛國。君祚長。國勢強。已不能爲貪官污吏。故挫辱之。使無所成也。是惟恐熱心有志之學生。國家必愛護之。辱士辱國之臣子。國家必懲罰之。誣以國罪。治以國法。無從爲計。故不惜失國權而使外人治之也。嗚呼。如是者。尙得謂人乎。賢明如節下。豈忍出此。是必外人無故而干預也。然事經數日。豈不知之。而漠不動心。一無所謀。是學生等大惑不解者四也。要而言之。學生欲

入成城學陸軍。學生未嘗自暴自棄以負國家也。環求咨送。堅請不已。未嘗薄視欽使。以負國家也。吳孫二君。不忍旁觀。始而懇求。繼而諫諍。終而受辱。是厚待同學。重視欽使。熱心愛國者也。而節下始則不允咨送。繼則不肯親送。是失職也。負學生負國家也。不責已之不盡職。不咎已之不納諫。反召外國之警察。捕本國之學生。及學生受無故被逐之大辱。仍袖手緘默若不聞。是大負學生大負國家也。前事往矣。節下忍以之待學生者。學生決不忍以之待節下。來者可追。今學生請之。願節下允之。欽使職重外交。非專爲留學生一事而設。然欽使自有照料留學生之責成。留學生萬無要挾欽使之情理。若欽使不失其責成。學生何從而要挾。欽使苟失其責成。學生有懇請之實。自不得避要挾之名。此次鈕瑗等九人。尊諭本云。徐圖轉圜。但徐而又徐。久之又久。吳孫二君既冒昧而受巨辱。諒節下必不因此而食前言。仍請照例咨送。俾遂鈕瑗等入學之願。書至此。又見第二次尊諭。因有革逐劣生辭退狂生在內。故礙難咨送云云。夫無論革逐辭退不當其罪。改過即謂無過。古聖明訓。夫人知之。即不遑寬宥。而九人中除劣狂諸生外。可不容波及。仍請照例咨送。以正吳孫等急迫之罪。以明節下愛惜撫慰之心。此毓塗等所懇求者一也。吳孫等初次求見。有力爭辭職等言。是規諫非謾罵也。尊諭稱之曰謾罵。盍舉其詞。以服

人心。伊等多名列膠庠之士。或登桂籍。或任方州。非若賈豎賤販者流。左棄篋筐。右縉組符之比也。况爲入學之事。特來請謁。以禮列坐。長跪謹對。毫無失敬之容。而尊諭中稱之曰突入。曰闖入。曰索送。曰要勒。非擬稿者措詞失當。即深文周納。藉曰有之。而使館爲治外法權之地。何損于日人。而日人干預之耶。至道上行走。通衢閎達。區區數十學生。豈寔不能容。而日本政府罪之曰妨害治安。竊所不解。即曰妨害。數日之內。前後趨謁節下者。不下百人。吳孫所識者。僅居其半。而獨以妨害爲二人罪。是何以故。雖然。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此列強外交家之要訣也。彼日以進。我日以讓。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涓流不息。將成江河。心所謂危。不敢不告。惟有仰求節下具文駁詰。聲明前事。囑其收回成命。彼如不允。則力爭。力爭不允。則要挾以辭職。欽使所以盡其職者在此。所以報國恩者在此。不然。學生求見欽使。彼即下令斥逐。求見欽使者益衆。被斥逐者亦益衆。勢必盡逐而後已。學生既盡。將繼之以商人。商人既盡。將繼之以欽使。細想前途。慙焉心傷。因循任之。勢必至此。學生等所懇求者二也。所陳四惑。所求二事。容後趨竭。從。恭聆訓誨。當言不言。學生即爲負國之民。當爭不爭。欽使即爲負國之臣。據理而諫。

以身徇道。當仁不讓。雖死無悔。嗚呼。鬻拳要君。左氏美之。言論自由。文明公理。國步艱難之日。非阿附諂諛之時矣。專肅敬請崇安。統希荃照不宣。留學生秦毓濂。張肇桐。吳榮墜。胡克猷。楊我江。夏士驤。許家澍。鈕瑗。顧乃珍。沈宏豫。全上言。七月初九日。

上振貝子書

加拿大葉恩來稿

欽差貝子大人閣下。敬稟者。竊商等旅居異域。遠離故邦。瞻望宮闕。如在天際。下民喁喁之私。無由上達也久矣。頃聞貝子以天潢之貴胄。作周道之皇華。慶加冕于英京。拓遊踪於美地。斯誠本朝二百餘年來未有之異舉也。本朝舊例。親王不得出京師三十里外。督撫出城。雖如漢口武昌之近。必須奏請。求其周知外國之故。洞悉民間之情。蓋其難矣。而貝子獨以王子之尊。出遊列國。得觀歐美之文明。以擴胸中之見識。商等不惟爲貝子幸。且爲國家慶也。蓋自通商以來。外釁屢啓。屬國盡棄。沿海開埠。害入腹心。甲午之役。陵寢躪于戎馬之足。庚子之亂。宗廟翻夫五色之旂。乃至宮闈泥塗。衣冠溝壑。鑿輿驚而西狩。烽火達于長安。幸賴如天之福。和議就緒。得以復還舊京。漸延殘喘。若斯之禍。皆由宮廷樞府。庶職百僚。數十年來。狃于祖宗之法。祇以富貴爲樂。不通天

下之大勢。不思因時而變通。始于自驕。終于誤國。密于防民。疎于弭外。所謂生于深宮之中。長于阿保之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識民間之疾苦。苟且偷安。因循度日。前轍取亡。可爲太息。然而今日之危亡。尤有甚者。請爲貝子陳之。蓋國所以立。惟民是依。列邦之稱富強者。不曰國君之力。國臣之力。而必曰國民之力。民族之力。西國何以稱國民。不稱國君如是。以中國之賤士媚臣觀之。豈不駭爲尊卑紊亂。本末倒置也哉。然先儒之言曰。國家之本在人民。西哲之言曰。無人民則無國家。蓋國家者。因人民而立。人民衆多。不能不公立政府以代治之。君若臣。代民治事之人也。代民治事。則國家之大事。必聽於民間之公議如何。而後君若臣行之。裨益國家。於是乎有議院之設。而猶恐國基不鞏固。君民之間。不相親愛也。於是乎有憲法之立。上下臣民。悉守憲法。君不輕民。民愛其上。君臣一心。上下一體。故今日列強之國。雖謂萬年無禍亂可也。今朝廷之於民也。如防盜賊。如待奴隸。既不大行改革。授人民議政之權。而又日夜抽捐。敲膏吸髓。嚼盡其財。利則無有害。則盡歸於民。樂則無有。苦則盡歸於民。民雖至愚。豈其堪此。觀各省紛紛告變。莫不由培克民財所致。民不聊生。挺而走險。其事可惡。其情亦可憐矣。

然而朝廷政治上。有種種之不平。殊足令天下士庶扼腕而咨嗟者。其禍方未有艾也。何言乎政治上之不平。請一言以明之。曰滿漢之界未去。雖日事練兵。日言新政。日加警察。終亦必亡而已矣。何也。父兄防其子弟如盜賊。則其家必亡。朝廷視其人民如奴隸。則其國必亡。歷覽亡國之史。未之或爽者也。本朝龍興遼瀋。入主中夏。踐漢人之土。食漢人之毛。府庫之財。則漢人供之。勞苦之事。則漢人任之。有大災難。則漢人救之。有大禍亂。則漢人平之。政府安坐其上。垂拱太平者。二百餘年。漢人之爲功于本朝。可謂至矣。然而宮庭樞府。待我漢人者。尤有間焉。一則戊戌之推翻新政。一則今日之假行新政。二者皆因滿漢之界未去。而不知國之安危。俱繫于此。此界不去。未有能久安長治者也。夫以戊戌之行新政也。乃以臺澎既割。膠島繼之。中國土地。既日就于漸滅。大清威靈。不日增其衰頹。皇上有鑒于此。故決然排衆議而行之。百日之間。百度維新。中外愛戴。列國咸以中國即強相賀。誠以強中國即強大清也。乃爲賊臣所廢。誣之曰。維新者保中國不保大清。與剛毅漢人強滿人亡之謬說。恭親王練兵以防家賊之毒謀。皆發滿人之口。其傷天理害情人。謬妄固不待言。今試問大清在中國之中乎。抑在中國

之外乎。中國是大清乎。抑不是大清乎。若中國非是大清。大清非在中國。則可曰中國自中國。大清自大清。今入漢人之中國。而反客爲主久矣。因漢人之中國。改號爲大清久矣。是中國大清。原無分別。漢人滿人。不啻同處一室。休戚相關。不能歧異。中國保則大清亦保。中國不保則大清亦必不保。未有中國不保而大清能獨存者也。乃推翻新政之案。竟以是語爲題。無他。諸人皆存謬見于胸中。謂維新有益漢人。有損滿人而已。商等姑不具辨。但觀戊戌八月以後。維新已推。皇上既廢大阿哥。既立訓政之簾。亦既垂。則大清宜即強矣。乃何以武衛全軍數十萬之師。縱拳滅洋。一戰而失津沽。再戰而失京畿。兩宮出走。倉皇西。兵追入晉豫。大清之祚。不絕如縷也。毋亦阻止維新。妒忌漢人之故乎。夫以阻止維新。妒忌漢人之故。數十代祖宗所傳之寶器。積蓄之精華。俱轉入異邦人之手。邦畿首善之區。咸有洋兵駐紮。與政府駐防各省無異。與爲他人之屬國無異。宮庭樞府。觸目既非。萬壽山前之月。頤和園內之花。其有不撫景悲傷。臨風惆悵者乎。竊意政府諸公。追思肇亂之由。必有淚下沾襟。痛定思痛。發奮圖治。力洗前愆。以爲善後之策。以服中外之心者。乃眞行維新之。皇上仍然無權。首倡變法之新

黨。依然鋼禁。其手執大柄。假行新政者。乃昔之統武衛全軍廢。皇上惡新政扶拳匪滅洋人保大清而不保中國之人也。夫果欲保大清。則東三省者大清發祥之地也。蒙古新疆者大清創業首先歸附世僕之封土也。今則今日言割東三省。明日言割蒙古。後日言割新疆。棄其祖宗所艱難手創之大清。不遺餘力焉。不知出于宮庭。爲保一族之計乎。抑出于樞臣。私爲保一身之計乎。樞臣爲一身計。而割祖宗發祥臣僕故封之地。則是賣國。宮庭爲保一族計。而割祖宗發祥臣僕故封之地。則是棄國。蓋民之所仰望而保護之者朝廷。朝廷不爲實行新政。開民智。伸民權。阜民財。振民氣。與萬國並立是務。而徒棄其疆土。以託庇俄人宇下。以求自己一族之安。天下臣民。其謂朝廷何。是使之聞風而解體也。夫今國基日動搖。外交日緊迫。殆哉岌岌矣。然而猶據有二萬里之地。四萬萬之民。疆土之廣。人口之衆。雖歐美強大之國。未之能及焉。誠能勸垂暮之慈宮。歸政于眞行新政之皇上。更召用深明新政之新黨。實行改革。不事因循。歲月之間。必有大可觀者。十年之內。天下莫強矣。商等不解政府諸公封疆大吏何以絕口不言。而專以賣國棄國爲事。羣虎眈眈。豈求一國爲庇而遂可安乎。是直招羣虎入

室。而求盡其骨肉而已。朝廷私求外國之庇。是先棄其臣民。臣民亦何不可求外國之庇。而棄朝廷乎。是相率而亡國耳。亡國之慘。民亦何堪。商等尤不解今日宮庭樞府迭經大亂。而猶不醒悟。尙以園囿絃歌嬉笑晏安爲樂。假行新政。以欺民人。私割疆土。以求自庇。而不知危亡之在即也。昔波蘭印度緬甸安南。其初在上者皆以外國爲親。與民人爲仇。乃今其帝王之族。下儕匹夫。所享權利。或不能望齊民。則棄民而不發奮者。又何爲乎。殆其亡國爲布衣乎。且夫今日列強並立。無不以民族帝國主義爲方針。故其國民團合。視國家爲一體。競競焉與萬國爭強。今滿漢也。皆黃種也。同一民族也。同一民族。則宜團爲一體。不宜歧視。爲令天下各州縣開地方自治議會。准其自治。久之開各省議會。又久之開議院于京師。確立憲法。漢滿民族。同擔義務。同享利權。則中國不數年而強。大清之統不萬年而存。未之有也。若棄此不務。而徒下滿漢通婚之議。以圖欺飾。其情不相洽。志不相孚。如故耳。豈有濟哉。况皇上無權猶昔。內外官吏。藉賠款之名。抽剝民財。以飽私囊。所在皆是。天下之民苦矣。恨入骨髓矣。而政府猶是昔年縱拳釀亂之人。一切新政。僞而不行。行而不實。實以生亂。欲國之不亡。不可得已。爾等

身在異邦。心懷故國。念國家盛衰興亡之故。惻然于中。今因星輅戾止。謹舉其大端。以效芻蕘。異日歸國。請敬告我后。誠使我國有維新之日。商等願忍死須臾。以觀太平也。又華人經商各國。時有被人禁逐之慘。轟斃之慘。每歲數十計。欽差領事。從無伸理。國勢不强。人民受害。言之可爲寒心。然民心猶固者。則望 皇上復出維新。中外推服。國基一振。民志得伸耳。不然。在國內者必受瓜分。在國外者亦遭鎗斃。數年之後。貝子雖欲從容而享今日之尊榮。豈可得哉。商等誠不忍見銅駝在荆棘中也。冒昧上言。不勝屏營之至。敬請鈞安。旅居美洲各埠代表人加拿大葉恩等稟

餘 錄

論留學生之責任與其箴言

愛國者

問中國諸種社會中其前途最有望而能負擔將來之中國者則必曰留學生。中國腐敗如官吏社會無識如細民社會愚頑如八股家社會皆氣息奄奄若塚中骨若俎上肉雖外人奴之辱之鬻之割之而皆莫可如何而留學生則不爾受文明之教育染他國之良風而又加以愛國心賦之以青年之血氣能力故留學生者中國未來之主人也未來之統制者也問中國之前途而求其可以任國事者則留學生而已。

西儒之言曰。一國無論爲文明爲野蠻而皆舉全國之多數者受少數者之統制。專制國無論矣。即如共和國雖曰專主民權。實則統制之者亦唯大統領行政諸官及議員。大統領行政官議員置之全國人民中其少數者也。夫謂大統領與行政官議員等爲統制一國猶其形式上也。實際上則統制一國者常在無權勢無門地無官階之少數之人民。昔日本維新以前吉田松陰與其門人欲事洋學而無師欲盡國事而無權。

唯羣聚于六疊小室之內。日夜談陽明學。太息天下事。然其後唱尊王討幕之論。風靡日本全國者。即其門人。故遠觀日本之運命。知統制日本者。即此無權力無門地無官階之吉田松陰與其門人。也是故欲任天下事。不必有統制天下之權力。統制天下之門地。統制天下之官職。而唯宜有統制天下之能力與智慧。孟子所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以此故也。

國何以必有教育。蓋國無論政治之美。軍力之強。其力之所能及。唯現在之國民而教育之力所能及者。則將來之國民也。善規國者。入其國。不問其政治如何。社會如何。而先詢其教育是何也。全國之青年。皆統制於教育之下。青年有能力。有智識。則國雖弱。而強。青年之能力薄。智識不足。則國雖強。而亡。嗚呼。青年之於國。其任不誠重矣哉。留學生中國青年之重者也。欲求中國之吉田松陰與其門人。則先求之于中國之留學生之中。留學生統制未來之中國者也。非以其權勢。非以其地位。以其能力與智識。也是故中國而如印度。如埃及。永蹶而不振。是留學生之咎也。中國而如意大利。如日本。有自強之一日。亦留學生之任也。壯哉留學生。一身雖微。國實賴之。任重道遠。幸勿

自餒。

俄羅斯之革命熱。近年日以進步。識者謂俄國不出數年將有大改革之事出。然其爲革命之主動力者。則俄國之學生也。日本尊王討幕之聲。日騰于國。舉國大振。而伊藤井上之流。猶留學于外國。迄不爲動。後乃歸而立憲政。爲國之巨擘焉。此等人。吾愛之。敬之。吾願吾國留學生。內顧國勢之衰。外羨他人之美。而視之無少讓也。然吾國留學生何如。吾願爲之進一言。

留學生之智力。由其境遇與天性相觸相化而生者也。天性習于所生之地。境遇習于所處之地。留學生之天性。習于中國。境遇習于日本。留學歐美者。茲不論之。故單指日本。故欲明其智力。以視其能勝其責任與否。則先爲言中國人之特性。與日本現在之風氣。

外人恒曰。中國人之奴隸性質。大重奴隸性質者。何無獨立之力。無堅定之心。凡事依赖于人。一切無定力。不見各督撫大臣。先之媚政府者。今轉而媚外人乎。不見各省人民。先之稱大清順民者。今轉而稱大日本順民。大英順民乎。是皆奴隸之性。深根於其心。遂冥冥然。隱隱然。爲此寡廉恥。無血氣之事。而不自覺也。留學生生長中國。習聞父

兄之所勸勉。官吏之所誥誡。當亦各具是性而不能免。

日本近日東洋之特出也。然其政治雖文明而社會之風紀不甚振。公德私德之上。或不足以抗西人。且宗教心大薄。無迷信。則事事不爲。無恐懼。則事事皆爲。其立憲法未十數年。而當民間之選舉。鑽營奔走較之今日中國之官場。殆有甚焉。加之島國人之恒性。事事近于狹隘。其風氣能養成小智小慧之人物。而不能養成大智大勇之人物。能令人愛小利。能令人寡廉恥。而不能高尙其志氣。且大學高等學校之教育。其關於政治者。皆以令人屈服于國憲。盲從其政府爲目的。故中國之留此既久者。苟非具大識力。則亦染之而不自覺。

今日吾國留學于此者。既已六百有餘。想中國之前途。不能不爲國賀。然文弱書生。上逢政府之壓力。下有父兄之拘束。內狃腐儒之迂論。外服監督之禁制。故留外多年。而知大勢者鮮。處于憲政之國。而政治思想缺乏。尙有不知國爲何物。留學爲何事。此身爲何人者。此種人。吾不怪之。而唯怪其政府。其父兄。其腐儒。其監督。且又知其少遇教育。必將發達也。然而留學生之大半。則如此矣。此所宜自省者一。

亦有知國之衰。由於民之愚。民之愚。由於政府之不善。而思所以改革之。開明之。駸駸然。有政治思想矣。然其政治思想。非愛國之政治思想。而愛身之政治思想。習于日本人之運動議員。中國人之鑽營官階。而日皇皇然謁公使。拜游歷官。立社開會。以求聲名。而忘其所拜謁者爲何人。所行者爲何事。所居者爲何心。其目的則一教習而已矣。一小官而已矣。是亦中國人奴隸之性質。日本人島國之風氣。馴染而使然。亦不足怪。然而留學生之翹楚者。則多如是矣。是所宜自省者二。

此外則政治思想。亦未嘗不有。鑽營之事。亦鄙而不爲。循循然似令人可敬也。然而少年恒性逸。則思淫。既不願人之監督。又不以外事擾其心。于是流而爲喪行敗檢之事。此種人固內外所共擯。學生社會所不容。然而來者既衆。流品自雜。一薰一蕕。在所不免。此所宜自省者三。

以上三種。吾固不言留學生。盡人而如此也。吾又不確知留學生之中。果有此等人也。然使不幸而中。則吾國留學生。以視俄國。何如。以視伊藤井上等。何如。留學生社會。尙如此。則其他。可想。負擔將來中國之運命者。尙如此。則中國。可想。嗚呼。留學生。留學生。

其。以。言。爲。山。膏。抑。以。予。言。爲。良。藥。

右東京學生某君來稿也以局中人談局中之利弊其言深切著明因亟附錄以資切磋 本社識



餘 錄

留學善後事宜質疑

東京留學生來稿

前讀清國留學生會館報告文。所云留學生善後事宜者。係由會館幹事與日本長岡子爵柏原文太郎君等往復商議而得之結果也。竊聞長岡子爵與柏原文太郎二君者。不過同文會中之人員。於日本政府毫無關係。乃肯熱心出而轉圜。固屬可感。但二君之所云云者。果足爲日本政府之代表否耶。我等不得不付之闕疑。且會館既據此爲報告。并譯成條件。則此條件中之所載者。我等亦不得不加注意。就報告大意觀之。僅僅載其復書。而幹事諸君如何往復辯難之處。並無一字言及。且得此復書後。藏之會館。遲遲發表。二十五日得書、至二十九日始行報告、並未招集我全體留學生互商認否。是此條件者。不過會館幹事與長岡等往復之私函。而不得爲我全體留學生之善後事宜也。乃頃者聞有留學生欲入官立學校。千葉醫學專門學校往託外務省保送。而外務省答以我留學生已與締立條件。據第二條所載。非由同文等三校保證。外務省未便咨送云云。是日本政

府已實認此私函爲留學生全體之公約矣。則我等於此條件之利害宜如何反覆推求。斟酌盡善。豈可徒據報告。詎謂了事。僕等不敏。請爲留學諸君陳之。

第一條設學生總監督專。俟貴國政府決定後。日本應無異議。譯文我國向來各省所

派監督。從未與日人商議。待日人之後命。今所冀者。在派總監督以束縛自費之學生。則亦求之於我政府足矣。又何必求日人之無異議耶。夫以我政府所派總監督。辦理我國留學生之事。名正言順。我國雖弱。日人亦何能侵我之自主權。而有所異議乎。往者各國于我國所簡之公使。動多掣肘。不允接待。政府畏外人如虎。儼如君父之詔命。無不曲意承順。識者方痛恨國權之全失。今僅僅派一總監督。亦須問日政府之有異議與否。且著之條件。以爲日人許我政府派總監督矣。若不勝榮幸者。僕等誠不知何所爲而出此也。將謂日政府既已應許。可以壯我政府之膽而派一總監督乎。則我政府亦不至如是之媚外也。將謂從此可求日人要挾我政府而派一總監督乎。則不如直接受治于日人之下。反省却許多周折也。將謂求一總監督來則可脫去與公使之交涉。以後惟我所欲爲乎。則恐政府所派之總監督。其能賢於公使者幾何。且蔡使之

所以不允保送成城者。承政府之密旨。防家賊耳。政府所派之總監督。果能與政府反對乎。與公使反對乎。竊恐未必然也。然則須此總監督何爲者。我等出外留學。皆已成。人。能自治。非若襁褓須人扶掖也。平日所抱宗旨何在。既肯離鄉背井。縮衣節食。以求學於海外。又非若怠惰自棄。須人督責也。至保送入校一層。則自今東京各學校。無論官立私立。幾皆有吾留學生之足跡。是無總監督以前。未始不能覓保入各校也。舍此之外。必欲派一總監督。則吾不知所謂監督者。將監督何事乎。或者以今留學生之中。良莠不齊。往往有心術不純正之徒。累及君等清名。必須有一總監督來。始能分清涇渭。辨別邪正。則君等耿耿孤忠。當可上邀九重特達之知。而於學生全體。則有何利益也。抑謂將來有文明之總監督來。能啓我留學生之智識。謀我留學生之便利。助達我留學生之目的。結成我留學生之團體。則悠悠長夜。大夢恐未易覺。諸君無乃如諺所謂病單相思者乎。噫。諸君結此條件。實欲送國權與外人。送自由於政府。其於我留學生果有何便利之足云耶。

第二條入文部省直轄學校者。由左記之三校。保請外務省咨送。一東京同文書院。一

弘文學院。一清華學校。又得二十七日復書。一保送入文部省直轄學校者。須備左記之二項。(甲)在校五箇月以上者。(乙)由成年之留學生二名保證。並納保證金三十元以上者。一在前記之三校中。有不得已之事而令之退校。或拒絕其保送者。不能再由各該校咨請人文部省直轄學校云云。夫國與國交際。簡人與簡人交際。必須彼此均有利益可沾。而後結立契約。是人情之常也。我留學生向來進各種學校。均極自由。苟見此校課程未善。則不妨改入他校。非好爲厭故喜新也。資斧之窘。年限之促。求學之切。則不得不圖速成。非若官費生之可以悠悠歲月也。今若謂非入同文等三學校者。則將來不得入文部省直轄之各學校。斯真奇之又奇矣。此三校者。在日本有何資格。得何特權。而能使我留學生不准入他學校乎。况又限之以六月。迫之以保證金也。假使在中國者。東語普通。均已學習。來此留學。必須重入此三校。而後得保送文部省直轄學校。則將虛糜歲月。以求滿此六箇月之資格乎。况自費來者。半係寒儒。學費所出。或藉之譯書。或臨時稱貸。設不能預備此三十元之保證金。將無學校可入乎。即使能具保證金。而入學校後。以課程未善。不合己意。欲進他校。則此三校者。必多方留難。

藉詞挾制。如此次同文學生六人、自具退學願書、欲改入他校、而同文院長則擲還願書、不准自行退學、卒由校揭示命其退學云。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此後我留學生必將聽其罵詈焉。虐待焉。兢兢然不敢與較而後可乎。否則被其革退。而他日咨送官立學校之途永絕矣。果使此三校者課程完備。待遇加優。則我留學生方如水之赴壑。亦何必施此壟斷之術。彼三校者。並不言課程之如何改良。待遇之如何加意。僅曰人我等學校。則他日可以依賴我等。俾爾得入官立學校。如有不合我等之意者。則絕其求學之路。誘脅恫喝。無所不至。一若吾留學生皆係圖賴學費。不安本分者。爲彼三校計。誠得矣。而我學生全體之利益。無一言相及。諸君亦何不稍計及此。徒甘心爲長岡嘉納柏原之孝子順孫也。藉曰入此三校。則將來可得直接入官立學校之利益。則以前我留學生之入官立學校。並無須日本學校之保送也。且蔡使之不肯保送者。僅一成城學校耳。其他欲入官立學校者。無論官費自費。已皆一體保送。又何必奪公使保送之權。盡授之於外人。方始快於心耶。吳君稚暉所以冒死力爭者。亦即在此保送成城學校一節。今諸君於此一事。方且置爲後圖。節外生枝。反於文學生添出許多障礙。此後入學之圈限。較前更隘。又何爭回權利之足云。若謂俟總監督來。則此

諸障礙不難即除。然則靜待總監督足矣。又何必多此一舉。使總監督來作廢約之難人乎。設長岡等能將欲入成城學校九人。立即保送。而後要求此利益以爲酬報。猶可言也。即不然。能在此三書院六個月後。可以送入成城學校。改習陸軍。則其忍辱待時。猶有後望。今於入成城學校一事。輕輕以再行商議一語了之。而無端以轄治保送之權與同文等三校。欲使我留學生忍氣吞聲。仰外人之鼻息。竊恐有志未必甘心。將來事變止多。諸君亦何得以蠻橫之言。盡斥人爲胡鬧乎。要而言之。文學生之入官立學校。本極便利。今則非在此三校出身者。反有不能入校之勢。學生與公使所爭者。在武備學生入成城一事。今成城依然不能入。反盡將文學生送與三學校管轄。是非倒置。文不對題。殊令人迷惑難解也。

第三條志望軍事教育者。俟福島少將歸國後。再行商議云云。此事爲起釁之原因。亦爲善後之要點。今乃淡淡着筆。一則曰有志軍事教育者。一則曰俟福島少將回國再行商議。吁。其措辭之巧。令人不可思議矣。不曰學陸軍。而曰有志於軍事教育。是僅得在成城學校。稍受軍事之教育云耳。將來允進聯隊與否。未可必也。曰俟福島回國商

議。現在福島之代理非有青木乎。何不可與青木即行商議。而必俟福島乎。設福島一日不歸。則吾留學生即一日不能進校。又假使福島竟不歸國。則吾留學生即永無入校之期。況福島即歸。其能允與否。又未可必耶。諸君亦知吳君何爲而去。我等何爲而與日人有此一番交涉。豈不曰九人欲入成城學校乎。然則此條未定。九人未入。此外又何交涉之可言。又何條件之可訂。所謂俟福島歸國商議一語。蔡使亦嘗言之矣。吳君因不信其言。而致被送回國。今日人所言與蔡使無異。而諸君遂深信不疑也。誠哉。外人之一言。重於綸綍矣。

要之善後者爲其先之不善。而將善於其後也。今後不能善。且有大不善。並視其前之不善者。而又甚也。則又何事宜之足云。雖然。幹事諸君。非盡無知者也。非盡無知。則不得不爲掩飾之計。欲爲掩飾之計。則不得不加以末幅面許之四條。夫面許云者。誰見之而誰聞之。且使真有其事。而第一條云云者。不過日人模仿蔡使之口吻。重述一遍。即前者吳君所力爭不從者也。第二條所謂吳孫二君。有機再來。不知是何等機會。亦不過如吳京卿所云。爭得面子者耳。此姑不深論。而第三條於保證金。再三致意。重言

申明。使欲以錢財論人格乎。則僅此三十元。固不足以言人格。若懼有欺騙情事。遺累保證人乎。則吾留學生之中。曾不聞有此敗類也。吾國人久爲各國所輕視。祇此錢財之信義。頗見重於外人。何乃輕自疑忌。防之惟恐不力耶。第四條既云三校以外之學生。可由中日紳士保送。何以外務省答南洋監督。又有非由三校保請咨送。未便辦理之言。即前千葉醫學校事是虛僞之處。已全揭曉。然則面許云者。直不過自欺欺人。以杜他人之饒舌耳。噫。諸君之用心亦良苦矣。初冀掩藏而不發。繼知掩藏不過。乃不得不委婉飾詞。以圖彌縫。及彌縫不替。則又不得不悍然怙過。自鳴於衆曰。爾等特不知我苦心孤詣。有許多爲難。始爭得此結果耳。嘻。辦事如此。誠不愧爲吾國外交家之手段矣。然或者曰。幹事諸君。皆深通法律。熟諳外交。豈子管窺蠡測者比。子其捫舌無多言。則應之曰。言論自由之權。固人所同有。今不爲公理計。不爲學生全體計。則亦已耳。苟爲公理計。爲學生全體計。則此事之原因如彼。而其結果如此。非特旁觀所不解。抑亦幹事諸君所不能自解也。夫幹事者。非以能掩藏能飾詞能怙過。而遂可以謂盡其責任也。而吾留學諸君。亦非以能坐視幹事之能掩藏能飾詞能怙過。而遂可以謂盡其責任也。則此區區質疑之事。又焉可以已耶。

餘錄

南洋公學學生出學始末彙記

退學詳記

十月十七日。南洋公學學生二百餘人。同時出學。此中國學生社會一大劈頭之大記念也。先是五班教習郭某。禁學生閱一切新書及新民叢報等。每痛斥之。學生積不平。一日郭之几上有墨水瓶。郭問是何人所置。無應者。陰以詢一小學生楊某。楊故不理於同學。舉尤所不善者伍正鈞對。郭信之。白總辦逐伍。其實非伍所爲。郭又以他學生匿不告。皆記大過。於是五班大憤。且以伍無故被逐。相約至總辦處力辨護之。語侵郭。先是五班常於休暇集同班演說。郭至是揚言學生集會。將釀非常。必悉逐五班。事未發。爲五班所聞。議悉告退。他班教習知之。出而調停。五班要求三事。一去教習郭某。二去學生楊某。三留伍正鈞。總辦不允。責令請過於郭前。學生益不平。是晚集各班演說。定次日悉行。即以爲別。此十月十五事也。各班以五班之去。關係於全體甚大。共議所以留之。次早方擬詣總辦。而開除五班之令已下。於是各班學生二百餘人。同詣總

辦所。總辦拒不納。屢請。僅許見數人。每班乃各舉代表者一人入見。陳五班生無可盡逐之道。若輒以小故逐之。可爲寒心。非國家所以建設學校之意。總辦曰。學生私自聚衆演說。大干例禁。不可不以此示儆。學生反覆辨論。至數小時云當以全班去留爭之。總辦怒甚。言五班已經開除。非諸生所得干預。願去者聽。於是諸生忿然辭出。相謂曰。學生者國家所以生存之要素。今教習悍然以奴隸待學生。爲種種之束縛。總辦復頑鈍。欲抑制學生言論之自由。是等奴隸教育。凡爲國民。誰能堪之。我輩居此。何爲者。將共往督辦處言所以去之故而行。不得見。遂共返收拾行李。而特班教習蔡鶴卿先生適至。告學生姑待後命。學生不可。蔡君申諭至再。學生曰。晨十鐘前。總辦去則某等畱。否則某等行。已決。至十七日十鐘不獲命。學生遂行。相戒不得囂張。各以班次爲出學之先後。於是六班先行。五班四班繼之。諸班又繼之。此合學二百餘人同時出學之始末也。夫我國學校專制之軛。實我學生社會之公敵。曾無有起反動之抵抗者。大陸專制國。惟我國與露西亞。近世露國酷待學生之事。實爲一部慘澹之歷史。而學生至于流無限之鮮血以爭之。將斷斷造成他日共和之新露國。嗚呼我同學之擔

負。豈不重哉。今日之事。爲我學生脫離專制學校之新紀元。我同學之前途之奮勉當如何也。謹次第其事。公布於本邦一般之國民。代表人貝壽同殷崇亮等公啓。

退學生名單

- | | | | | | | | | | |
|-----|-----|-----|-----|-----|-----|-----|-----|-----|-----|
| 楊會謙 | 夏仙鵬 | ○三班 | 范承祐 | 張大椿 | 夏元璫 | 屠尉會 | 胡炳生 | 吳寶地 | ○特班 |
| ○四班 | 徐恩光 | 陳修瑜 | 裘岱齡 | 秦岱源 | 裘維鏢 | 李昌祚 | ○頭班 | 鍾枚 | 程志姚 |
| 吳蓮生 | 周善同 | 王汝宇 | 邵長光 | 陶連 | 徐侗 | 任榆 | 楊德森 | 林祖同 | 王世謙 |
| 陳昌順 | 朱文鵬 | 劉寶鏢 | 謝學濤 | 陳同壽 | 郁德基 | 張在清 | 王壽祺 | 魏斯昊 | 貝壽同 |
| 朱庭祺 | 楊嘉濤 | 林汝耀 | 錢秉鑽 | 吳繼杲 | 稽苓孫 | 林仰緯 | 胡壯猷 | 薩君陸 | 錢詩楨 |
| 蔡道澤 | 何整珪 | 鄧益光 | 汪祖杰 | 王譜曾 | 趙景簡 | 王孝綱 | 杜永清 | 田康 | 張承樾 |
| 楊景森 | 楊會誼 | 徐經郭 | 吳銘 | 石襄善 | 王世淦 | 張保熙 | 金頌庚 | 殷崇堯 | 陸夢熊 |
| 盛觀順 | 楊會詢 | 張鑄 | 程良楷 | 陳元勳 | 王開源 | ○二班 | 王明煦 | ○政班 | 穆湘瑤 |

張百生	王劍石	陳修璟	葉昌叙	楊蔭樾	胡寅生	胡鴻猷	楊承彝
馮元升	鄒文炳	張汝熊	張汝壇	陳吉庭	雷祖煥	○五班	王增久
曹大樞	張德環	陶樹榮	史久彬	俞乃來	李德晉	陳肇濤	孫翼舜
曹 鈞	葛敬猷	伍正均	胡賓律	陳承修	施傳盛	沈 聯	唐在賢
張述賢	貝致祥	葉 濤	張傳本	陶 贊	貝 均	○六班	項大受
徐銘鼎	徐興鷺	馮中鑫	胡濬濟	劉崇倫	羅鴻年	丁錫齡	嚴錫臯
沙曾藩	郁 申	孫 彬	蔣曾煥	曾學藩	俞根福	呂本璋	劉世傑
瞿慶普	秦 淦	郭 鵬	戴棣齡	周端伊	曾宗魯	鈕長慶	曾 棟
張 謬	謝行端	金保熙	王孝縝	陳永欽	汪之椿	范崇望	沈慕曾
汪振鵬							

南洋公學腐敗之歷史

南洋公學者。一老大帝國之小影也。積垢叢微。非一朝一夕之故。迫今日而猝發耳。及今以後。果能改革一新乎。抑將小小補苴以重其微垢乎。往者不諫。來者可追。請述其

腐敗歷史之大畧以爲鑒。公學經費。出於招商電報兩局。固公立學校也。而依傍官辦各局之例。以官爲督辦。由督辦扎派總理。如上司下屬。其往來言事。皆用官文書。故就者類非志節之士。其創始時爲某甲。以理學詞章自負者也。若教員。若辦事人。盛布其私人。管支應者爲其孫婦之兄。掌採辦者爲其親友之子。兩人皆傲狠齷齪。然至今猶蟠踞公學。以荼毒學生。爲某甲辦事之記念碑。某甲去。某乙代之。其人厚貌深情。老於世故。所定章程。第一條曰。總理手寫章程一分。懸於衆人共見之地。凡章程所無。非總理手筆注添者。不得依事理擅增。凡章程所有。非總理手筆刪去者。不得依事理擅廢。悍然有秦始皇帝專制天下之槩。迄今主持他學校者。常襲用其語焉。然某乙固非知教育學者。乃一倚監院某教士。某教士固不學而深染我國官場習氣者也。所定英文普通學課程。甚不完備。而事事侵總理之權。某乙以媚督辦之故。不得不媚外人。乃暗抹其章程第一條之所云而含忍之。其某乙自定華課課程。分文學兩科。學者歷史。文者文辭也。其課率敷衍無聊賴。然所聘教習。頗有通人。某學監其最也。類能於課程以外。輸新思想於學生。而某乙亦能優容之。且時賴此諸教習以通學生之情。且時時延

見學生。加以禮貌。故是時開演說會。派日本遊學生。頗有蓬蓬勃勃氣象。然最頑固鄙陋之某教習。則亦於是時到學矣。故其時教員已互相水火。而不肖之監起居及司事。皆專以迎合監院爲事。日侵侮學生。凡學生遊息時。由監起居約束。購書器。遣僕役。則皆與司事交涉。故受侮最多。華課教習之明理者。既以放任學生爲某教習輩所攻訐。而又以時時爲學生申理。尤爲監起居司事所讐。其衝突之狀。已深印於學生腦中矣。無何某乙死。某丙代之。某丙自命爲新黨者也。其約束司事。監視規則。勤幹無比。且太息痛恨於監院之攬權。而時時圖所以恢復之。且深惡某教習。然其人酷好專制。雖時時延見教習學生。而訛訛之聲音顏色。距人千里之外。以是監起居益肆其賤鄙。教習學生議去監起居。而推源以及於監院。欲并去之。以要某丙。某丙終以畏督辦之故。不得不畏監院。不許。要之以告退。仍不許。於是教習之主議者稍稍引去。學生亦間有去者。其時團體未固。去者無幾。事遂寢。而某丙終以爲監院所醜詆。不肯即去。某丁代之。某丁者素以記誦爲學。以高官厚祿爲目的。喜難自由平等之說。以四書集注爲人人應熟讀之書。爲教習中稍稍明理者所非薄。某丁以是讎之。又其人深染紅司官

習氣。又兼他差。日僕僕道路。殆尠與教習學生見面。惟某教習輩及監起居司事有意逢迎之者。時時見之。以媒孽教習學生之明理者。謂其壞規則。唱平權。殆圖叛逆。於是某學生以闕新學書斥退。其時學生與監起居司事屢有衝突。某丁惟監起居司事之言是聽。每衝突一次。則學生受壓制高一度。及去年冬。已如引滿之弓。躍躍欲發矣。某丁去。某戊代之。是時某教士已去。無掣肘者。然某戊素無教育思想。以是爲候補道府之例差。然故改總理之名爲總辦。而一用放任主義。不問教科。總教習兩名。皆某丁所訂者也。改學課之內容爲經學。改文課之內容爲文史兩種。其課程表羅列諸經。惟去公穀春秋傳及爾雅。史部則九通通鑑東華錄等。皆入之。曰不如是。人將笑吾陋也。今年教科至用聖武記等書。支離滅裂。令人腹痛。某戊固不問也。其於學生殆如路人。惟有一主義。曰學生對教習非可論是非者。又有一主義。曰斥退一二學生。即非其罪。亦足示懲。於是某教習輩益逞其志。至以几上墨壺一小事。請斥退五班學生三人。於是五班生議全行告退。而又有教習請於某戊。謂非全斥五班生不可。近日學堂與科舉同價。招生甚易。何足顧惜。乃至發五班生盡斥退之條。而他班生動公憤。願以全學

學生之去留爭之矣。某戊既護前不讓。而其他調停者又不得法。遂有十七日二百人全數退學之事。彼學生中年有長幼。性有驚馴。且其事自五班生以外。皆所謂事不干已者。而一致如此。是豈某教習一人之力。其所由來者漸矣。聞其事自始發至決裂。殆歷十日。而學生並無野蠻橫暴舉動。其中拳碎總辦玻璃窗之某。摔破督辦慰留書之某。均爲同輩所斥議。屏之社會之外。其退學也少。者殿後相友相助。各有機體。此實學生社會公法漸明之證據。吾方疑某戊輩將昌言之。而貪以爲己力。不意某日報素號主持清議者。乃曰此當爲公學諱。此當爲某大臣諱。嗚呼。彼其意欲令學生日受奴隸犬馬之辱。忍垢含羞。以馴達其他日富貴之目的與。然則亡吾國之材料耳。彼宦海中滔滔皆是。奚以設學堂以培植之爲。今日聞某戊已辭總辦職。將以某已代之。方百計設法勸回學生。以冀掩前事之跡。學生中未必無一二頑鈍無恥輕率無志之人。爲所籠絡。某已其將以是自滿。仍出其製造徽垢之手段以繼之。是以此次衝突爲未足。而又重之焉。是以爲述此次衝突之多因。以促其改革云。按某甲張煥綸某乙何梅生某丙張元濟某丁沈曾植某戊汪芝房監院福開森也。

籌同學善後策

吾輩日日言團體。言公德。殆未見有實行之者。以游學日本諸生之程度。而吳孫之事。竟未能一致回國。其他又何責焉。而不意今者乃見之於吾同學諸君。吾同學殆二百人。年齒不等。學級不等。徒以第五級生不平之感。而一睹公啓。一聆演說。如響斯應。豫約退學。不爽晷刻。團結之力。信必之概。實爲我國學生社會之特色。夫南洋公學與吾輩理想之學校。其相去誠不可以道里計。然其干涉之度。於我國各學校中爲最低。而卒業英文普通學者上之可以遊學歐美。修專門之業。下之亦可以咨送京師大學。爲干祿之梯。其利益箇人之效果。亦非我國其他各學校所可比例者也。今一旦以公憤而犧牲之。是舍己爲羣之主義之托始也。是尤爲吾國學生社會之特色。雖然。一致退學者消極的而非積極的也。破壞主義而非建設主義也。脫專制之扼而未由共和之途也。且夫宗教社會所以不見扼于政府者。彼因能離政府而建設也。勞工同盟所以終見散于雇主者。彼尙不能離雇主而建設也。吾學生而無所建設與。亦不能不入於他學校。吾前者固謂我國學校。其程度。其效果。殆未有以愈於公學者。是下喬木而入

幽谷也。將星散而不學與。是猶之個人自殺。而無裨于社會者也。是亦為社會之罪人。是故吾同學諸君。不可以不有所建設也。某等為創辦譯社事。先時告假出學。于此舉未與圖始。然不敢置身事外。茲不揣狂瞽。為吾同學諸君陳建設之策。擬名之以苦學界。而分之為共和學校。共和營業之兩部。

共和學校

一定章程。立學課。延教員。皆公議以多數決之。

一立自治制以全共和學校學生之資格。

一揭公學退學始末記。及張園影相公啓告白等種種有關係之稿於會堂。以防他日漸趨專制之弊。

共和營業

一 共有資本 有財者出財。無財者延長勞働若干時以當之。

一 協同勞働 若干歲以上。每人每日皆勞働若干時。能著作者。能譯述者。能編輯者。能詞章者。能書畫者。為書為報為美術品。設肆售之。

一 旁求贊助 (甲) 于學生社會外請助資本。請助書助報助器。(乙) 與書肆報館。教品室聯約減普通價值之若干分。以販其所有。

二 公配利潤 以若干分爲學校。費若干分爲保險。費其有贏均分于各人。以爲贅澤。若儲蓄之需。

其他細節。須公議定之。其大主義已具矣。嗚呼我同學生諸君。果能以此主義貫澈始終。吾同學諸君者。實學生社會之中心。而社會主義之現象也。否則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鮮克有終矣。前者乎。後者乎。此非我同學諸君前途之關係。而實我社會前途之關係也。吾以諸君退學之歷史推之。而料諸君之必取前者之主義也。故爲芻議以進。幸諸君擇焉。同學林洲隨謝無項煒臣敬陳。

